

# 英文電影片名漢譯的生態翻譯學解讀 ——一項基於小型語料庫的描寫性研究

韓淑芹\*

## 摘 要

電影片名兼具商業性、藝術性和文化性，對翻譯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而大陸、香港、臺灣在翻譯英文電影片名時各有側重、各顯神通，形成各具特色的譯法，這些片名譯名也成為眾多觀眾熟識的焦點：究竟哪種譯本更勝一籌？然而，英文片名的漢譯受到譯語語言、譯語文化、譯語觀眾的審美心理、譯語影片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兩岸三地同根同源的語言和文化使得譯文具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兩岸三地後期形成的差異化的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特性又使得其譯文具有本土化的典型特徵。因此對兩岸三地片名的翻譯不應是規定性研究，而應當是描寫性研究，關注譯文文本，側重翻譯過程。本文首先建立英文影片名及其兩岸三地漢譯片名的小型雙語平行語料庫，採用統計的方法總結歸納英文電影片名的語言特徵及文化特徵。繼而分析生態翻譯學從翻譯階段到翻譯策略對英文電影片名漢譯的適用性，從翻譯群落、多元共生、汰弱留強角度分析英文影片名漢譯在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既具相似性又有差異化的翻譯生態。最後借助兩岸三地的翻譯實例從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三個維度闡釋英文片名漢譯的生態翻譯策略，以期對影片名翻譯提供相關的借鑒和指導。

**關鍵詞：**英文電影片名、生態翻譯、小型語料庫、描寫性研究

---

\*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

## **Interpretation on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ilm Tit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A descriptive study based on mini-corpus**

Han, Shu-qin \*

### **Abstract**

Film titl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commerciality, artistry and cultural features, pose challenges to their translation. Their translation versions in Chines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kong boast of unique attributes owing to different emphasis and diverse tactics. As a result, those translations are in the spotlight of attention from film audience, who frequently raise the question: which version prevails? However,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ilm titles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language, culture,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film marke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n the one hand,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kong are of the same origin, which results in the similarity in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subsequent disparitie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ics, language and culture may lead to translation with respectively unique localized featur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film titles transl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should be descriptive instead of prescriptive, which is expected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target texts. For this purpose, the 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 Eco-translatology may offer a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based on a parallel mini-corpus of English film titles and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kong, summarize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film title via statistical method. Then it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Eco-translatology to

---

\*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translation of film titles and expounds the similar yet discrepant translation ecology in the above-mentioned areas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community, para-symbiosis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strongest.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adoptive selection from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Hopefully,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shed insight into and offer guidance to translation of film titles.

**Keywords:** English film titles, Eco-translatology, Mini-corpus, Descriptive studies

在大量歐美電影不斷湧入的今天，其影片片名翻譯的重要性也就更加凸顯，而兩岸三地片名中譯版的差異性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研究的焦點。本文自建電影片名語料庫，在 FilmSite 最佳電影資料庫網 (<http://www.filmsite.org>)<sup>1</sup> 和 IMDB 互聯網電影資料庫 (<http://www.imdb.com>)<sup>2</sup> 收集了 1928-2015 年歷屆奧斯卡獲獎及提名影片、票房前 100 名的影片和最受歡迎的 100 部英文影片，剔除重複影片後共計 712 部英文影片名；在 1905 電影網 (<http://www.m1905.com>)<sup>3</sup> 及百度中搜索相關影片的兩岸三地中譯名，以此建立英文片名及其中譯名的小型語料庫作為本研究的語料。胡庚申教授在《生態翻譯學：建構與詮釋》一書中指出：「生態翻譯學的系統理論是可以描述翻譯現象的，是可以解釋翻譯行為的，是可以指導翻譯實踐的，因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2013：300）。本文依據生態翻譯學的理論分析英文電影片名翻譯這一特殊的翻譯類型，希冀將此類翻譯置於翻譯的生態系統加以考量，為更加科學、客觀、全面地剖析英文影片片名翻譯提供方法論依據。

## 1. 英文電影片名的特徵

「片名之於電影，恰如地圖之於旅行，有方向指引功能」<sup>4</sup>，電影片名集商業性、藝術性、文化性於一體，具有獨樹一幟的地位和特徵。首先，片名具有商業性，是電影的商標，起著宣傳影片、提高票房的作用；其次片名具有藝術性，好的片名兼具音美、意美、形美，可以喚起觀眾

<sup>1</sup> IMDB 互聯網電影資料庫(Internet Movie Database)是一個關於電影、電影演員、電視節目、電視明星、電子遊戲和電影製作的線上資料庫，對於電影的評分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 IMDB 評分。

<sup>2</sup> FilmSite 最佳電影資料庫網是一個統計和整理歷史上最著名的電影的資料庫網站。

<sup>3</sup> 1905 電影網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直屬媒體，由電影頻道節目中心主辦的電影專業門戶網站，是目前中國大陸擁有最多正版電影版權的網站。

<sup>4</sup> 鄭玉琪，王曉冬，2006 年。



美的感受，能夠高度概括影片內容、濃縮影片情節、提煉影片主題；再次，片名具有文化性，作為文化產品的影片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本土的文化特徵，如方言土語、文學作品、歷史事件等。中英文影片名無疑都具有上述特徵，但鑒於中英文兩種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性，又別具特色。統計發現筆者收集的英文電影片名主要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常以電影主人公名稱命名，這與西方人開門見山的思維模式密不可分；第二，名詞性特徵，在 1928-2015 年 87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片名中，名詞或名詞化類型的片名多達 72 部，比例高達 82.76%；第三，善用修辭手段，如比喻、矛盾、押韻等，通過生動形象的語言激發英語觀眾的觀影熱情；第四，帶有文化烙印，影片名中使用了英語的成語、俚語、典故，從而賦予片名特定的文化內涵。

## 2. 生態翻譯理論解讀英文影片名漢譯的適用性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性、整體性、系統性研究，借助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特徵，將翻譯置身於客觀的翻譯生態之中進行探討，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更富動態化的闡釋；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位置，認為翻譯的本質是譯者不斷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的結果。胡庚申教授認為翻譯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圖 1）：第一個階段是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即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第二個階段是譯者在接受了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成為此翻譯生態環境的核心，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對譯文進行選擇轉換。而生態翻譯學的翻譯方法主要落實在「三維轉換」，即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根本原則之下，相對集中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生態翻譯學提出的翻譯生態符合英文電影片名的原文和譯文環境，英文片名的漢譯版本的翻譯生態在兩岸三地呈現出既具相似性又有差異

化的特徵，這就決定了兩岸三地的漢譯片名兼有同一性和差異性。此外，生態翻譯學提出的三維轉換與英文片名的特徵不謀而合。由此可見，生態翻譯學對英文電影片名的漢譯具有一定的解讀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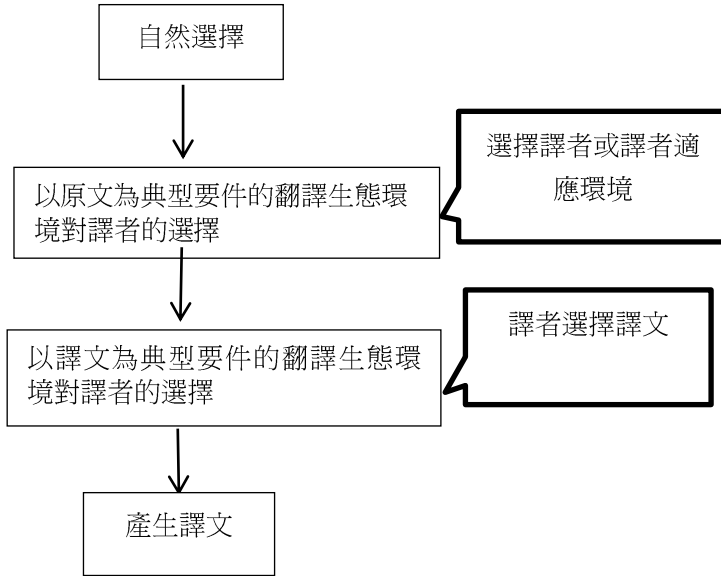


圖 1 譯文產生的過程（胡庚申，2011）

### 3. 英文影片名漢譯的翻譯生態解讀

生態翻譯學援引生態學的生態環境概念，借助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從中移植了相關的術語，提出了翻譯生態中的「翻譯群落、多元共生、汰弱留強」，認為「翻譯生態指翻譯主體之間及其與外界環境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狀態」，「翻譯生態環境可定義為：影響翻

譯主體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外界條件的總和」<sup>5</sup>。圖 1 顯示譯者處於翻譯群落的中心，也囿於原文、譯文所產生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限制，必須動態調整從而適應整體的翻譯生態環境，通過翻譯活動的主客體與其外部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賴的動態平衡系統。在這個動態系統之中，多個譯者、多種譯本呈現互利共生的關係，一方面相互競爭、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因為有著其他競爭者的存在而發生變異、進化，從而發生「適應」、「選擇」、「生存」、「淘汰」的現象，最終「汰弱留強、適者生存」，最佳適應度的譯文得以存留。

### (1) 翻譯群落 (Translation Community)

翻譯群落是翻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翻譯活動密切相關的「諸者」的集合體，包括原文作者、譯文讀者、譯品評論者、譯文審查者、譯著出版者、行銷者、譯事贊助者或委託者。翻譯群落構成的要素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sup>6</sup>。就英文影片名稱翻譯而言，該群落涉及英文影片的出版發行方、西方影評、電影的中文譯製方、國內負責影片審核的相關機構、國內電影觀眾、國內影評等諸多因素，其相互關聯、相互制約構成了英文影片譯介的生態系統。諸多因素之中的代表、核心是「譯者」，譯者在思維方式、教育背景、翻譯理念、實踐經驗方面的差異會促使譯者依據群落內外部環境進行動態調整；與此同時，群落的內外部因素也會影響譯者的選擇。港譯版片名中多有「\*\*風暴」，台譯版片名中多有「\*\*追緝令」，這一定程度反映出香港譯者和臺灣譯者受本地翻譯群落的影響做出的適應性選擇。

---

<sup>5</sup> 胡庚申，2013：88。

<sup>6</sup> 胡庚申，2013：61。

## (2) 多元共生(Para-symbiosis)

生態學認為「共生」是生物之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一種基本狀態，生態中的多樣性和共生性體現了各個物種之間的千差萬別卻又共生共存的現狀。從翻譯生態的角度而言，不同譯本的共生共存是一種常態，是實現翻譯群落生態平衡、生態協調的方式。一直以來，關於兩岸三地譯名的優劣之爭甚囂塵上。實際從翻譯的生態角度來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的影片譯名不盡相同，但又融合於各自的文化系統之中。三地電影片名的翻譯過程涉及不同的影響因素，分別依託當地主流的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等多種要素，而且兩岸三地不同的方言（普通話、閩南語和粵語）、人文環境、經濟水準、文化傳統也造成了影片譯名的差異，因此很難簡單片面地評判其好壞。

大陸早年即有不成文的規定，所有牽涉外文的人名、地名、片名均以新華社的翻譯為標準，譯名以直譯為首選，譯名嚴謹審慎，注重政治傾向。臺灣一方面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文化及盛行的網路語言影響，其譯名既有神來之筆，如將 *Lolita* 譯為《一樹梨花壓海棠》，有時又令人不明就裡，如將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譯為《刺激 1995》。而素有「東方好萊塢」之稱的香港曾是英屬殖民地，語言、文化受中西方的雙重影響，電影業在香港已經是較為成熟的娛樂產業，其影片譯名受香港本地影片名的影響，多喜用方言俗語、常帶有香港本土警匪片、文藝片和情色片的特點，故而譯名輕鬆活潑，注重商業因素。如 *Up in the Air* 譯為《寡佬飛行日記》，*The Princess Diary* 譯為《走佬俏公主》，*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譯為《月黑風高》，*The Words* 譯為《文字欲》。三地的譯名各有其特徵，符合當地的文化和審美，而且從譯名而言，各有千秋、平分秋色，並不存在某地的譯名始終略勝一籌的現象，不同譯名在共存共生、相互競爭、相互借鑒的氛圍下各顯神通。

## (3) 汰弱留強 (Preservation of the Strongest)

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核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適用於翻譯界但有所變通，翻譯界的譯者／譯品能否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是在其中脫穎而出還是被取而代之，都只是相對的，所以才會存在上文提到的「共生共存」。但是在「譯事」之後會對譯品做出評判，對譯者進行仲裁，即「事後追懲」。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網路技術的發展使得電影的傳播得以突破時間、地域的界限，很多英文影片也通過非官方的途徑走進大眾的視線。許多網站甚至招募自己的翻譯小組進行影視翻譯，不可避免地影片名的翻譯也是百花齊放，甚至時常出現所謂的「神翻譯」。影片 *Inception* 在尚未引進時被譯為《奠基》、《啟動》、《心靈犯案》，之後大陸定名為《盜夢空間》正式引進該片，而早期的譯名只是曇花一現，逐漸淡出觀眾的視線。

生態翻譯強調在「譯事」之後由自然進行選擇、裁定，有時也會出現與預期相左的情況，如楊譯《紅樓夢》在英語世界遇冷，「熊貓叢書」乏人問津。同樣在片名翻譯中也存在類似現象，有時誤譯反成佳譯，受到大眾的推崇和青睞。如曾被譯為《雨人》（大陸）、《手足情深》（港）、《手足情未了》（台）的電影 *Rain Man*，因其主人公 Raymond 因為咬字不清總是叫自己 Rain Man 而得名，大陸直譯譯名《雨人》與影片內容似乎沒有太大關聯，也曾一度頗受詬病，但卻出奇制勝並最終被觀眾接受認可，進而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婉指「自閉症患者」。

#### 4. 英文影片名漢譯的生態翻譯解讀

Katharina Reiss<sup>7</sup> 根據文本的不同功能將其劃分為資訊型 (informative)、使役型 (operative) 和表達型 (expressive)，英文影片名從其功能而言三者兼而有之，其資訊功能指片名有助於觀眾瞭解影片的相關資訊，如影片類型、情節等；其表達功能指片名具有創造性、修辭性、主

<sup>7</sup> 2000: 26。

觀性，旨在傳遞影片製作方的觀點、看法和價值觀念，引起觀眾的共鳴；其使役功能在於號召觀眾觀看影片。因此其翻譯既要傳遞原文的資訊、也要傳達原作者的意圖和取向，從而起到誘導譯文讀者消費的目的。如圖 2 所示，影片名的三重功能性要求也就決定了其譯文應當遵從「三維轉換」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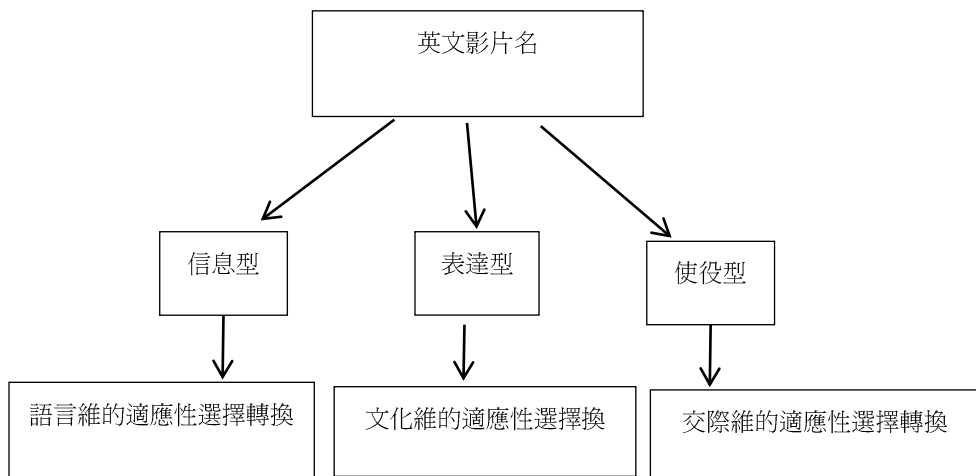


圖 2 英文影片名類型及三維轉換的關係

### (1)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sup>8</sup>，著眼於語言形式在譯入語的認可度，翻譯中選擇遵循譯入語語言範式、語言習慣的語言形式。正如 Marta Dynel 所言：「在電影片名翻譯中，最重要的未必是語意內容，而是富有吸引力、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形式，以及譯名與影片的關聯度」<sup>9</sup>。漢譯英文影片名時，主

<sup>8</sup> 胡庚申，2011：8。

<sup>9</sup> 2010：89。

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語言形式的維度轉換：片名的命名特點、結構特點、修辭特徵。

### ① 英文影片名中「人名」翻譯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影片常用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作為片名，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注重的人本觀念，影片本身也多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中國電影多側重故事的情節和走向，其片名則注重語言的韻味和境界，常用富有詩意的文字突出影片的內涵。這種差異決定譯者應當進行適應性選擇，適應譯語習慣、脫離原英文片名的外殼，譯出影片的實質內容。如 *Alfie* 《風流奇男子》、*Bonnie and Clyde* 《雌雄大盜》、*Billy Elliot* 《舞出我天地》、*Dracula* 《驚情四百年》、*Philomena* 《千里伴我行》、*Summersby* 《似是故人來》、*Hillary and Jackie* 《她比煙花寂寞／狂戀大提琴》、*Shakespeare in Love* 《寫我情深》、*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返老還童》。

### ② 英文影片名中「名詞化」翻譯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影片名多用抽象名詞或名詞化結構，其表達簡潔、詞義準確。中文影片名同樣強調言簡意賅，注重片名的凝練簡潔，但不同於英文片名的簡單直白，中文片名更傾向於使用漢語中的「四字格」結構，用最簡潔的語言最大化地傳遞言外之意。此外，漢語「四字格」注重聲調的抑揚頓挫、形式的工整對稱、意義的蘊意深遠，符合國人的審美心理，「四字結構有三大優點：從內容上講，它言簡意賅；從形式上講，它整齊勻稱；從語音上講，它順口悅耳」<sup>10</sup>。故而許多名詞化的英文影片在譯為中文時多傾向於採用漢語的「四字格」結構，以便被中國觀眾所接受。如 *Cold Mountain* 《亂世晴天》、*Dead Poets Society* 《春風化雨》、*Everest* 《絕命海拔》、*Gravity* 《地心引力》、*Killing Season* 《致命對決／殺戮季

<sup>10</sup> 馮慶華，2001：132。

節》、*Inception*《盜夢空間》、*Speed*《生死時速》、*Serendipity*《情有獨鍾》、*Southpaw*《震撼擂台》、*Twilight*《暮光之城》、*The Birdcage*《假鳳虛凰》、*The Words*《妙筆生花／千言萬語》、*The Martian*《火星救援》、*The Italian Job*《偷天換日》、*The Thing Called Love*《一生何求》。

### ③ 英文影片中「修辭手法」翻譯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電影片名常採用比喻、押韻、雙關、矛盾修辭等修辭手法，通過新穎奇特的片名生動形象地勾勒影片的人物、情節、意境，漢譯時盡可能採用對等的修辭手法，如採用頭韻的片名 *Freaky Friday*，漢譯為《辣媽辣妹》，同樣採用了押韻的修辭手法，而且符合影片對中的兩位主人公的描寫——一對水火不容的母女。

如果漢譯時無法兼顧修辭手法的對等，則通常選擇轉換修辭手法以適應影片內容的方式翻譯，如 *Forces of Nature* 一片的片名一語雙關，既指影片的主要背景「颶風」這一自然現象，又意指男女主人公情愫暗生的故事情節，蘊含 *love is a force of nature* 之意。譯者另闢蹊徑將「雙關」轉換為「諧音」，譯為《萬誘引力》，暗含「萬有引力」之意，同時「誘」字譯出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誘惑。又如電影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採用了飛白的修辭手法，所謂「飛白」指的是明知錯誤，故意仿效其錯以達到滑稽、增趣目的的修辭手法。片名中的 *Happiness* 別具匠心，暗指了片中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主人公看到牆上塗鴉中一個單詞拼寫錯誤，他說了這句話：*There is no y (why) in happiness, there is an i (I) in happiness.* 意在告訴觀眾幸福就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之中。「飛白」的運用使得影片名與內容密切相關，頗具深意，但也為漢譯帶來了難題，如果直譯為《追求幸福》則顯得過於直白從而缺少吸引力，譯者採用漢語中的擬人修辭譯為《當幸福來敲門》，其蘊含的意味與中國人熟知的「幸福是一種心態」的幸福觀不謀而合，也契合影片中主人公的經歷——面對人生挫折，當抱持積極的心態，始終堅信「幸福」一定會到來，並最終



經過個人努力奮鬥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獲得幸福。主人公並非刻意追求幸福，而是在踐行一種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人生態度，懂得等待幸福、爭取幸福才能獲得幸福的垂青，最終迎來「當幸福來敲門」。

由於英漢語言的差異，有時無法實現上述的修辭轉換。Earnest Gutt 曾談到「翻譯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當譯者無法保留原文的所有特徵時該怎麼辦」，「應當考慮能否犧牲內容而只追求效果」<sup>11</sup>。這時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譯出影片片名的含義，將原文的修辭手法轉換成非修辭表達。如 *Mad Money* 片名採用了「移就」修辭，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果。事實上瘋狂的是人而不是錢，漢譯《我為錢狂》捨棄了原文的修辭，再現了影片中 3 名女子的心理狀態，也勾起觀眾的共鳴。綜上所述，「修辭」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可歸納為三種類型：修辭對等、修辭轉換、捨棄修辭，更多示例可見表 1：

表 1. 英文影片名漢譯在修辭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影片名	中文譯名	修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i>He's Such A Girl</i> (矛盾)	美容達男 (矛盾)	對等修辭
<i>True Lies</i> (矛盾)	真實的謊言 (矛盾)	對等修辭
<i>Touchy Feely</i> (尾韻)	卿卿我我 (重複)	修辭遷移
<i>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i> (對偶)	咫尺浩劫	捨棄修辭
<i>Liar, Liar</i> (重複)	大話王 / 王牌大騙子 (台)	捨棄修辭
<i>Good Will Hunting</i> (雙關) (影片主人公的名字是 Will Hunting)	心靈捕手 / 驕陽似我 (港)	捨棄修辭

<sup>11</sup> 2000 : 112。

## (2)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與闡釋。這種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在於關注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譯者在進行源語語言轉換的同時，關注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sup>12</sup>「電影名稱也隱含著本國的文化，本國觀眾容易接受，而在翻譯給異國觀眾時，必須採用異國各個文化層次的觀眾都能接受的形式。」<sup>13</sup>英文影片會使用諺語、俚語、固定搭配、典故等具有本土文化特徵的語言符號，漢譯時既要保留源語的文化資訊，又要得到譯語觀眾的認可，這是其一大難點。英文影片名漢譯的文化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主要涉及英語慣用語和西方文化典故兩個維度。

### ① 與英語慣用語相關的文化維度

影片 *Deep Blue Sea* 套用英語中的慣用表達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左右為難、舉步維艱)，用以刻畫影片女主人公的兩難處境，夾在外遇與婚姻之中，與丈夫相敬如賓卻缺少激情，情人能給與她想要的激情卻不能給她愛和安全感，於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將其直譯為「蔚藍深海」便失去了源語所傳遞的文化負載資訊，而港譯版的《孽海情深》則很好地融合了影片片名的「深」、「海」和影片內容的「孽」、「情」。類似的「慣用語」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轉換見表 2：

---

<sup>12</sup> 胡庚申，2004：8。

<sup>13</sup> 馮慶華，2006：8。

表 2. 英文影片名漢譯在慣用語層面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影片名	慣用表達	中文譯名
<i>Up in the Air</i>	懸而未決	在雲端／直上雲霄／寡佬飛行記（港）
<i>Touch and Go</i>	一觸即發	情濃再相逢
<i>American Beauty</i>	紅玫瑰	美麗有罪（港）／美國心，玫瑰情（台）
<i>Snake Eyes</i>	美國俚語，色子中的兩點，引申為必輸無疑	蛇眼／天眼追凶（港）
<i>A Clockwork Orange</i>	as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 （倫敦俚語，指那些讓人詫異又無法理解的東西）	發條橙

## ② 與西方文化典故相關的文化維度

2008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在中國似乎人氣不足。首先，電影片名的文化背景是許多國人所不知曉的，這句話源自英國詩人葉芝最富盛名的長詩《駛向拜占庭》的首句 THAT is no country for old men，詩中展現的是詩人對「生與死」的哲學問題思考，影片名展現了影片對 80 年代時期迷茫的美國國家的控訴，這裡沒有一處理性之人的容身之所，故事最後是壞人得逞的黑色結局。大陸譯名《老無所依》給人的感覺這是一部關於國人關注的「養老」問題的社會倫理片；臺灣譯名《險路勿近》則貌似「驚悚片」；而香港則將其譯為《二百萬奪命奇案》，頗有港片偵探片的噱頭。但上述三種譯名都無法展現英文片名的文化資訊，也與影片的內容相去甚遠。許多網友贊同的譯名「淨土何方」反倒更貼近影片的內容和蘊意。與西方文學作品相關的文化維轉換見表 3 其

他示例：

表 3. 英文影片名漢譯在文學作品層面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影片名	來源	中文譯名
<i>Babel</i>	《聖經》(巴別塔)	通天塔 / 求生之路 (港)
<i>The Sixth Day</i>	《聖經》(上帝第六日造人)	生死第六日 / 魔鬼複製人 (台)
<i>Seven</i>	《聖經》(舊約中七是神秘的數字, 上帝七天造亞當, 取夏娃的第七根肋骨造了夏娃, 七預示著宿命)	七宗罪 / 火線追擊令 (台)
<i>Seven Pounds</i>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	七面人生 (台)

### (3)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化」。<sup>14</sup>這種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要求譯者除語言資訊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之外, 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 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實現。

電影片名具有明確的交際意圖, 力圖通過醒目簡潔、富有吸引力的字眼促使譯語受眾觀看該影片, 好的漢譯篇名應當充分考慮中國大眾的好惡觀念、審美理念、消費品味等因素, 激發國人觀看該影片的欲望, 從而實現將英文影片譯介入國內的目的。好萊塢喜劇片 *Meet the Parents* 講述了未來女婿見岳父, 搞到女方家裡烏煙瘴氣, 差點斷送一段美好姻緣的故事。該影片曾在 2010 年成為北美票房之王, 更被新浪娛樂評為「十

<sup>14</sup> 胡庚申, 2004: 8。

年不可錯過的好萊塢電影」。其大陸譯名《拜見岳父岳母》則差強人意，令大陸觀眾毫無新奇之感，也就難以實現讓觀眾買帳、掏腰包觀看的交際目的，而台譯版《門當父不對》實現了交際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傳遞出影片的爱情喜劇氣息——門當戶對、兩情相悅之時卻得不到家長的認可該如何是好，此譯名使得該片在台上映時實現了開門紅。

## 小結

英文影片名翻譯的生態環境是包括語言、交際、文化、社會、影片創作者、影片譯者、委託者等多個要素的翻譯群落，該環境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譯者作為該群落的核心，既要受到英文片名和中文譯名中語言、文化、社會等多重因素的約束，又要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做出適應性選擇轉換。

英文電影片名的漢譯依託於譯入語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之中，以譯者、譯語影片觀眾、翻譯評論者構成整個翻譯群落的核心，制約、引導譯者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故而大陸、香港、臺灣對片名翻譯會呈現出差異化的特徵；不同的影片譯名因時因地而生，並且共生共存，最終適者生存、弱汰強留。置身於特定翻譯生態的譯者借助生態翻譯方法，即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實現影片中譯名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從而使得中譯的影片名符合兩岸三地差異化的消費群體的語言習慣和文化習慣，讓英文影片走進更廣闊的中國市場，借助影片這一文化媒介實現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 參考書目

- 胡庚申。《生態翻譯學：建構與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鄭玉琪、王曉冬。〈小議電影片名的英漢翻譯原則〉。《中國翻譯》 2. 36 (2006年3月)：66-68。
- 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上海翻譯》 2. 36 (2008年4月)：1-5。
- 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國翻譯》 2. 36 (2011年3月)：5-9。
- 馮慶華。《實用翻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 馮慶華。《文體翻譯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 Ern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anchester & Boston: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 Katharina Reiss.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American Bible Society, 2000.
- Marta Denyl, *First Things First: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Titles*. Bogucki, T., Kredens, 2010.
- Lukasz Bogucki, Krzysztof Kredens. (Eds.) *Perspectives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10.

# 從哈金《落地》探討離散作家自譯作品之得與失

周茂林\*

## 摘 要

「自譯」(auto-translation)泛指作者以譯者身分將源語文本轉換成目的語文本(Target Text)的行為。由於譯者與作者身分重疊，自譯作品遭批評為「一文兩作」，不符忠實；但抱持純粹語言趨近觀者，則強調自譯是對源語的再保證。為期檢驗上述推定，本研究針對哈金英譯中作品《落地》(*A Good Fall*)進行描述式研究。《落地》是哈金第一本親手譯回中文的小說，哈金作為離散作家，自承「思鄉……是一種難以壓抑的感情……由於找不到故鄉，我就把這份心緒的一部分傾注到《落地》」，說明自譯文本是審視譯者心靈得失適當的對象。本研究比對了《落地》全譯文本 72 個單位的「合句」、「複句」、「複合句」、「單句」，探索《落地》譯作使用策略和心理得失。研究顯示，《落地》文本確實能忠實原則，是過去論者「一文兩作」、「往往有意違反忠實原則」等說法有力之反證。而《落地》捨棄市場導向的「大漢語觀」，出之以東北話語，反映出強烈的離散作家心理補償以及譯者身分之指向，是自譯作品彌補過去在「英語的邊緣地帶，在語言和語言的空隙間」、「在字典的範圍外」寫作心理缺憾的經典案例。

**關鍵詞：**自譯、哈金、《落地》

---

\* 開南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 Gains and Losses of Auto-translation by Diaspora Writers— A Case of Ha Jin’s *A Good Fall*

Chou, Mau Lin\*

### Abstract

Auto-translation refers to an act of code switches from source text to target text, which is but exclusively performed by writers of the source text themselves. As both the writer and the translator are assumed by the same entity, auto-translation is often speculatively taken as “unfaithful” for its being “two versions of one work” without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However, those who aspire after “pure language”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are adamant, arguing that auto-translation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s reassurance of genuine meaning of those translated pieces. To falsify the above contrasted suppositions, this study took Ha’s translated work *A Good Fall* as a descriptive form of case study. Justification of the case selection—seeking to lay bare the translator’s perception of gains and losses—was mad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 Good Fall* is the first novel translated by Ha in person. As Ha admitted, “homesickness... is unbearable... As I have no access to my birthplace, I find the emotive outlet in translating *A Good Fall*.” This paper surveyed 72 units of sentences that grammatically consist of “compound”, “complex”, “compound complex” and “simple” ones. Empirical evidences in the end effectively disproved critics’ contentions that there might be “two versions of one work”, or that auto-translation intentionally violates the

---

\*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Kainan University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Psychologically, Ha's occasional discursive patterns betrayed his Northeast China background. His conscious distancing from the market-oriented "Pan Chinese" society also reflected his keen effort not only to rebalance his Diaspora loss, but also reveal his intention to fill in the loss via self-translation. This study in the end concluded that *A Good Fall* is a classic case of auto-translation, highlighting the healing effort of losses as a result of lacunae of languages that are well beyond the scopes of dictionaries.

**Keywords:** self-translation, Ha Jin, *A Good Fall*

## 壹、問題緣起

哈金本籍遼寧，文革後以行伍背景進入大學，1985年赴美攻讀博士，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滯美，取得博士後以筆名「Ha Jin」筆耕糊口，作品主要描寫中國大陸文革時期暨旅美華人生活<sup>1</sup>。1996年《好兵》(*Ocean of Words*)初試啼聲，獲得「國際筆會／海明威」獎；1997年，短篇小說《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獲頒「短篇小說芙蘭納莉·歐康納獎」<sup>2</sup>；1999年，愛情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成為暢銷書，同時獲「國際筆會／福克納」獎及「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2004年，描寫韓戰期間的《戰廢品》(*War Trash*)小說再獲「國際筆會／福克納」獎；<sup>3</sup>2014年，哈金獲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sup>4</sup>。吾人對以上殊榮表達敬意，唯哈金的離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之身分更引起本研究矚目。

## 貳、名詞定義

離散作家概指客居異地的筆耕者。渠等作品通常不同於一般旅行者多在「怡客」(*hospitality*)的型態下從事趣事經驗或文化轉介，卻是在遷徙他鄉後主流社會對渠刻板印象中，以順手拈來之記憶但求生存，渠之創意參與了異文化身分之建構，而在此過程中，其特異寫作風格也因之和原母

<sup>1</sup> 江少川，〈寫作是為了獨立——哈金訪談錄〉，《外國文學研究》，6 (June 2014): 1-6。

<sup>2</sup> 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

<sup>3</sup> 中央廣播電台，〈哈金領軍 台北國際書展華文作家話題多〉，2015年1月20日，取自〈<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66215>〉。

<sup>4</sup> 華夏網，〈中國小說家哈金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2014年3月28日，取自〈<http://big5.huaxia.com/zhwh/whrw/rd/2014/03/3815637.html#>〉。

體社會產生疏離。<sup>5</sup>時下「離散作家」定義更為寬闊。英文寫作自然已非必要條件，<sup>6</sup>波蘭海外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遭受的「背棄母語」質疑已不復存在。<sup>7</sup>根據哈金的回顧，因《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一書遭蘇聯放逐，獨居美國佛蒙特(Vermont)州達 18 年的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就是堅持俄文寫作的顯例。再者，六十歲後才決定法語寫作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則是遭捷克政府長期禁錮作品，轉往法國發表的案例。<sup>8</sup>

「自譯」是和離散作家平行出現的一個現象。離散作家每當有意以母語發抒其個人情懷時，自譯其作品經常為順手選項之一。哈金 2009 年出版的英文短篇小說集 *A Good Fall*，隨即於一年後自譯為《落地》，是第一本哈金親手譯回的中文作品，極具指標性。<sup>9</sup>

所謂「自譯」(self-translation, or auto-translation)，泛指作者以譯者身分將源語文本(Source Text, 下稱 ST)轉換成目的語文本(Target Text, 下稱 TT)的行為。<sup>10</sup>文獻討論遍及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sup>5</sup> Lisa Marchi, "Ghosts, Guests, Hosts: Rethinking 'Illegal' Migration and Hospitality Through Arab Diasporic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1, 4 (Dec. 2014): 603-626; Iman Mersal, "Eliminating Diasporic Identities", *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 123, 5 (Oct. 2008): 1581-1589; K. Satchidanandan, "That Third Space: Interrogating the Diasporic Paradigm",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 Quarterly*, 29, 2 (Monsoon 2002): 50-57; W. Walsh, "Shakespeare's Lion and Ha Jin's Tiger: The Interplay of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1, 1 (2010): 1-26.

<sup>6</sup> Emmanuel S. Nelson, *Writers of the Indian Diaspora*. India: Rawat Publications, 2010.

<sup>7</sup> Chris Gogwilt, "Conrad's Accusative Case: Romanization, Changing Loyalties, and Switching Scripts", *Conradiana*, 46, 1/2 (Spring/Summer 2014): 53-62.

<sup>8</sup> Ha Jin, *The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 37.

<sup>9</sup> 蘇惠昭，〈哈金，在他鄉寫作〉。《鳳凰周刊》，359 (2000): 94。

<sup>10</sup> R. Grutman, "Auto-Translation," in M. Baker (Ed.),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7; M. Shuttleworth,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3.

*People*)、《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張愛玲的《五四遺事》(*Stale Mates*)、英譯本《金鎖記》(*The Golden Cargne*)、《怨女》(*Rouge of the North*)、白先勇的《遊園驚夢》(*Wandering in A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和白與葉佩霞合譯的《台北人》(*Taipei People*)等。而英美文學的自譯作品則聚焦於泰戈爾(R. Tagore)、納博科夫(V. Nabokov)、貝克納(S. Beckett)等<sup>11</sup>。學界經常將哈金與康德拉、納博科夫等離散作家相提並論<sup>12</sup>，認為渠等以母國文化為創作泉源，又在欠缺英語語境裡從事創作，乃是英語邊緣地帶的文字工作者，作品兼具著讀起來有些異化，卻又不至於不能理解的風格<sup>13</sup>，實有細部探究之價值<sup>14</sup>。

## 參、文獻探討

長期以來翻譯研究討論自譯作品時，是將焦點置於自譯作品忠實與否，亦即當譯者與作者身分重疊後的翻譯行為，是否仍屬翻譯之疑惑。<sup>15</sup>要言之，自譯譯者在相對條件下，較諸委託他人譯者享有自恃的、更為自由

<sup>11</sup> M. Besemer, "Self-translation in Vladimiv Nabokov's Pnin", *The Russian Review*, 59, 3 (July 2000): 390-407; J. H. O'Connell, & K. M. O'Connell, "Rabindranath Tagore as 'Cultural Ic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7, 4 (Fall 2000): 961-970; M. S. Sablj, "Beckett's Bilingualism, Self-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His Texts into the Croatian Language", *JoLIE*, 4, 1 (2011): 163-180.

<sup>12</sup> 顏擇雅，〈勝行中國萬里路——讀《落地》兼談哈金短篇小說〉，載於哈金（編譯）《落地》。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元月，頁261；C. C. Johnson, "Ha Jin's China",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30 (2012): 77-80.

<sup>13</sup> S. H. Greenberg, "The Americanization of Ha Jin", *Newsweek*, (Oct. 2007) [Online Forum]. Retrieved from <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7/10/24/the-americanization-of-ha-jin.html> >

<sup>14</sup> K. Dehaan, "Negotiating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Immigrant Letters as Performance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ies*, 12, 2 (Jun. 2010): 107-131; J. G. Ravi Kumar, "An Overview of Indian Diasporic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 Studies*, 2, 1 (Mar/Apr. 2015): 218-223.

<sup>15</sup> P.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Revised Ed.). NY: Verso, 1998; W. Wiersma, & S. G. Jurs,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8th Edition). NY: Allyn&Bacon, 2003

的詮釋和操作空間<sup>16</sup>，當一般譯者必須隨時考量翻譯職場的道德約束，順從於 ST 時，自譯譯者由於擁有 ST 作品的版權，使得自譯作品的 ST 對 TT 之心理約束力出現鬆動，猶有甚者，相對於委託他人逐譯作品時，TT 必須通過理解、詮釋、再創的階段而循序產生，一旦選擇自譯時，TT 不僅可能是順手跨越了上述三個階段而產生了 TT，而且我們經常也發現 TT 經常並非順從於 ST 的敘事紋理<sup>17</sup>。易言之，這是一個翻譯倫理之顧慮：自譯作品在「偽譯論」(pseudo-translation)和「純粹語言趨近論」(pure language)之間，已出現兩極化的判斷<sup>18</sup>。

持「偽譯論」者認為自譯作品有雙語重複創作之疑慮，<sup>19</sup>強調自譯後的 TT 幾乎就是「信手捻來」的 ST，導致第三者很難鑑定這位譯者究竟是否仍是譯者。<sup>20</sup>畢竟，「忠於原作」原則是翻譯倫理的底線，譯者的主體性不容取代忠實原則。<sup>21</sup>Bassnett 基於此，質疑了貝克納的英、法並陳版本是否宜列入翻譯研討，因為既然無法討論源語的真實性，就不應該視其為譯作討論之範圍。<sup>22</sup>Whyt 檢視張愛玲中譯本《怨女》時指出，張作品 TT

<sup>16</sup> R. Wilson, "The Writer's Double: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Autobiography", *Romance Studies*, 27, 3 (July 2009): 186.

<sup>17</sup> S. Attar, "Translating the Exiled Self: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and Censorshi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IV, 4 (2005): 139.

<sup>18</sup> S. Bassnett,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in S. Bassnett & A.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Cromwell, 1998, p. 30; Sabljo, M. S., "Beckett's Bilingualism, Self-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His Texts into the Croatian Language". *JoLIE*, 4, 1 (2011): 165.

<sup>19</sup> B. T. Fitch, *Beckett and Babel: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us of the Bilingual Work*.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p. 132.

<sup>20</sup> 陳吉榮，〈論基於自譯視角的翻譯策略〉，《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3（2010）：89。

<sup>21</sup> G. Toury,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in G. Toury (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5, p. 53.

<sup>22</sup> 同註 18。

和 ST 的多處不對等；<sup>23</sup>范麗表示其疑慮，宣稱「自譯者往往會有意違反忠實原則而在自譯中對原文進行大量的改寫」，導致「自譯的不忠是普遍存在的」；<sup>24</sup>陳吉榮則檢視張愛玲自譯的《金鎖記》後也指出，譯者主體性過度侵犯了忠實原則，使得自譯文本「一文兩作的情況很明顯」。<sup>25</sup>

相對於以上「偽譯論」，肯定論者採取了班雅明(W. Benjamin)的立場，認為「作品應向『純粹語言』趨近」，<sup>26</sup>渠等從譯作主體性出發肯定了自譯作品，認為 ST 和 TT 是透過自譯，才更能實踐班雅明理想中不同語言之間的共生和親戚鏈結關係，<sup>27</sup>主張自譯作品是一種「新事實」，<sup>28</sup>強調凡能傳達 ST 的本質的，才是忠實於 TT 與否的關鍵，<sup>29</sup>也就是說，無需絕對劃分翻譯與創作，當譯者與創作者身分重疊時，才是 TT 最能把握 ST 旨意之時。在 Lewis 和 Federma 看來，自譯透過自我「內部聲音」(inner voice)之探尋成為自成一格的翻譯途徑，此時似乎只有譯者最了解 ST，自譯產生的 TT，是達成了他譯不可能的理解任務途徑之一，自譯似乎才是譯作忠實的「再保證」(reassurance)。<sup>30</sup>主張承認譯作乃「新事實」者，還包括 Daymond 和 Besemeres，前者認為自譯作品有助於兩種語言的文化跨越，

<sup>23</sup> C. Whyte, "Against Self-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1, 2 (Sept. 2002): 78, 80.

<sup>24</sup> 范麗，〈張愛玲的讀者意識與自譯策略〉，《武漢工程大學學報》，32，6 (2010<sup>a</sup>): 88-90；〈文學自譯：譯耶？作耶？〉，《語文學刊》，1 (2010<sup>b</sup>): 71-73。

<sup>25</sup> 陳吉榮，〈談本位論觀照之下的《金鎖記》自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10 (2007): 2。

<sup>26</sup> S. Rendall, (Trans.), "The Translator's Task Walter Benjamin", *Traduction, Terminologies, Redaction*, 10, 2 (2<sup>nd</sup> Semester 1997): 156.

<sup>27</sup> 同註 17。

<sup>28</sup> Sabljo, (2011): 168.

<sup>29</sup> 同註 16，頁 194。

<sup>30</sup> P. E. Lewis,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lation Effect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s* (2nd Edition).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4, p. 251; R. Federma, "The Writer as Self-Translator", in A. W. Friedman, C. Rossman, & D. Sherzer (Eds.), *Beckett Translating/Translating Beckett*.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

<sup>31</sup>後者檢視納博科夫自譯文本後，宣稱自譯是融合語言和文化後，再「轉化」(transmute)的作品。<sup>32</sup>

## 肆、研究目的

切入文本直接洞觀，有利於避免流派爭議。本研究採個案研究途徑結合英漢對比方法，檢驗哈金自譯作品《落地》(*A Good Fall*)翻譯的忠實程度。選定《落地》譯本的合理化基礎有二。第一、個案研究之代表性：《落地》譯本是 Bassnett 對自譯作品抱持質疑態度的典型範例，<sup>33</sup>誠如哈金自承：「《落地》的譯文最多用了我花在英語原文上的百分之五的功夫」，<sup>34</sup>以 ST 和 TT 寫作投入時間如此不對稱現象觀之，《落地》呈現譯者直接跨越 ST，導致譯者角色泡沫化之特點，具有自譯作品個案研究之代表性。第二、在直譯裡尋找不對稱的可能性：《落地》譯本完工時間甚短，原因之一據稱是直譯途徑所致，按哈金所言：「我一直堅持可譯性是創作的準則……這些故事的譯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譯下來的」，<sup>35</sup>本研究在此無意區分「直譯」或「硬譯」的功夫，某種程度上，哈金所謂的「硬譯」宜解讀為渠謙遜說詞，但是，本研究的疑慮是，在主要是「直譯」的翻譯策略基礎上，《落地》作為自譯譯本，難以免除 TT 不忠於 ST 之嫌，任意改寫是有其瓜田李下之想像空間。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本研究探討如下三個問題。第一、就翻譯倫理而言，哈金自譯《落地》，是否出現「有意違反忠實原

---

<sup>31</sup> M. J. Daymond, "Self-translation, Un-translatibility, and Post-colonial Community in the Autobiographies Mpho Nthunya and Agnes Lottering", *English in Africa*, 33, 2 (2006): 100.

<sup>32</sup> Besemeres, (2000): 407.

<sup>33</sup> Bassnett, (1998), p. 31.

<sup>34</sup> 哈金，《落地》，頁 6。

<sup>35</sup> 同前註。

則」？是否也「對原文進行大量的改寫」？導致「不忠是普遍存在的」？導致「一文兩作」？二、哈金在《落地》的翻譯策略，反映出的什麼樣的「得」與「失」心態？

## 伍、研究設計

由於翻譯忠實原則須考慮溝通效果，絕非只以「直譯」為滿足，時或出現改寫之必要，應視為「應有的轉變」(obligatory shift)，<sup>36</sup> 改寫方式可能包括拆譯、逆譯、<sup>37</sup> 增譯、減譯、<sup>38</sup> 純粹改寫、零翻譯等諸般手段，<sup>39</sup> 故本研究選定 TT 文本內兩大現象——直譯與改寫——為獨立變數，針對《落地》原書 ST 英語句型的從屬句、倒裝、非謂語動詞、關係代名詞省略等頻率較高的「合句」、「複句」、「複合句」、「單句」展開逐句分析，抽樣來自《落地》譯本 12 篇小說，平均各篇取樣 6 單位的子句，收錄有效樣本 72 單位。為期解釋《落地》譯作之取捨走向，凡採樣屬於「改寫」之翻譯策略再細分為「純粹改寫」、「增譯」、「減譯」、「空缺」等四種類型。其中空缺現象(lacunae)泛指翻譯作品在不可譯的狀況下出現的留白，<sup>40</sup> 儘管在哈金直譯的原則下，若出現譯文的空缺仍難以論斷忠實，因為句型轉

<sup>36</sup> P. G. Emery,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and Fidelity: A Pragmatic Approach", *Babel*, 50, 2 (Mar. 2004): 160.

<sup>37</sup> 張皓，〈科技英語長複合句的譯法〉，《岱宗學刊》，7，1 (Mar. 2003): 64-65。

<sup>38</sup> 朱玲玉，〈「增譯」策略後的動機探討——以詩歌翻譯個案為例〉，《華節學院學報》，29，6 (2011): 89-92；吳梅，〈林語堂的翻譯觀及其實踐——淺析《幽夢影》中的增譯、漏譯、和改譯〉，《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9，3 (2008): 124-128。

<sup>39</sup> 張治英與朱勤芹，〈零翻譯再議〉，《語言與翻譯》，1，45 (2007): 42-46。

<sup>40</sup> S. Pearl, "Lacuna, Myth and Shibboleth in the Teach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 (1995): 161-190.



換之必要是無所不在的，<sup>41</sup> 但是空缺產生的深層溝通意義，可能要比堅持文句對等或字字精準的結果更具豐富的傳遞內涵。<sup>42</sup> 本研究循以上觀察路徑，抽樣所見調製成「《落地》譯本直譯與改寫策略一覽表」(表一)及「《落地》譯本直譯與改寫策略比例圖」(圖一)。<sup>43</sup>

表一：《落地》譯本直譯與改寫策略一覽表			
	Source Text	Target Text	策略
1	My family always assumes that I can pick up cash right and left there (p. 5).	我家那邊總以為我在這裡隨隨便便能賺到錢(頁13)。	直譯
2	If only I had pretended I'd never gotten her e-mail at the outset so that we could have continued writing letters (p. 5).	如果最初我假裝沒收到她的電子郵件就好了，那樣我們就可以繼續寫信(頁13)。	直譯
3	I must save every penny (p. 5).	我必須每分每角都算計(頁13)。	增譯
4	... because that might amount to 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ould come back (p. 5).	牛排打狗，有去無回(頁13)。	純改
5	She was my only sibling—if she messed up her life, there would be nobody to care for our old parents (p. 6).	她是我唯一的妹妹，父母沒有男孩——一旦她有個三長兩短，家那邊就沒有人來照顧老人了(頁14)。	增譯

<sup>41</sup> E. A. Nid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anguage*, 45, 3 (1969): 492; J. Blommaert, "How Legitimate Is My Voice?", *Target*, 18, 1 (2006): 170; L. Heller, "Disappointing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 2 (2011): 16.

<sup>42</sup> P. Anthony, "Catalogues and Corpora in Translation History", in M. Coulthard, & P. A. Order de Baubeta (Eds.), *The Knowledges of the Translator: From Literary in Interpretation to Machine Classification*. Wales: Edwin Mellen Press, 1996, pp. 167-189; M. Zavialova, *The Cryptology of Errate: A Project for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Lacunary 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0-search.proquest.com.opac.lib.ntnu.edu.tw/docview/85716780?accountid=14228>

<sup>43</sup> 圖表限於篇幅字數，轉載於作者之部落格，詳見 <http://mau16880.blogspot.tw/>

6	When he wasn't sleeping, the bird seldom stayed in the cage, inside which stretched a plastic perch (p. 14).	牠醒著時一般不在籠子裡待著，那裡面橫著一根塑膠棲槓（頁 21）。	直譯
7	Furthermore, some words were unsingable, such as "smoothest" and "feudalism" (p. 16).	此外，有的字沒法唱，比如「美滋滋」和「自私」（頁 23）。	純改
8	You forgot crapping on me (p. 21)?	你忘了在我身上拉 ba ba 了（頁 28）。	直譯
9	Ha wa ya? Ha wa ya (p. 24)?	你 <u>號</u> 嘛？你 <u>號</u> 嘛（頁 32）？	純改
10	Seated on his rattan chair, he resumed skimming some articles on a Web site where people had been arguing about whether it was appropriate for a <u>seventy-five-old</u> celebrity, a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to marry a woman of twenty-eight (p. 31).	坐在藤椅上，他繼續瀏覽一個網站上的文章——人們在爭論一位八十五歲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該不該跟一位二十八歲的女人結婚（頁 39）。	純改
11	He was sure that before he and Gina married Fooming had courted her, but Dan hadn't taken that flat-faced man as a serious rival at the time (p. 27).	他敢肯定自己和吉娜 <u>沒</u> 結婚前，富明追過她，但馮丹從未把那個餅子臉的傢伙當作真正的對手（頁 35）。	直譯
12	You were too foolish, running after her like a rutting animal (p. 32).	你 <u>傻帽</u> 一個，像 <u>頭起性</u> 的公牛一樣去追她（頁 39）。	直譯
13	She would cry at night, which disturbed Dan and kept him awake even in his separate room (p. 34).	她夜裡老哭， <u>不讓大人安歇</u> ；馮丹在另一間屋裡就寢，仍然睡不著（頁 42）。	直譯
14	Thank God my bones are strong, or they could've kicked me to pieces (p. 44).	幸虧我的 <u>身子骨</u> 結實，要不然他們就把我 <u>踢散架</u> 了（頁 52）。	直譯
15	I can no longer live with a wife who's like a stranger to me (p. 44).	我沒有辦法跟一個 <u>像是陌生人</u> 一樣的妻子繼續生活下去（頁 52）。	直譯

16	Fooming lifted his teacup, but his hand was shaking so much that a few drops fell on his <u>lap</u> (p. 48)	富明端起茶杯，但手抖得厲害，幾滴水灑在他的褲子上（頁 57）。	直譯
17	Sometimes I arrived at the Min's to give Eileen a hand in the kitchen—(p. 56)	有時候我提前去閔家，在廚房裡給艾琳 <u>打下手</u> ——（頁 65）	直譯
18	She'd be so grateful that she would insist on paying me for the work in addition to the parts, but I refused the money (p. 56).	她很感激，堅持要付我工錢和 <u>部件費用</u> ，但我不收她的錢（頁 65）。	直譯
19	Recently he had finished a trilogy, which Eileen would publish, though she expected to lose money on the novels (p. 59).	最近他完成了一個三部曲，艾琳要幫她出 <u>這套小說</u> ，雖然她預測會賠錢（頁 68）	直譯
20	Sami said one man, who had made his fortune in the undertaking business, offered her mother a piano if she agreed to date him (p. 60).	薩米說有個靠殯葬生意發財的人有意送給她媽一架鋼琴，要是她同意跟他約會（頁 69）。	直譯
21	I was collating a <u>handout</u> in the inner room, where the company's motto was inscribed in two scrolls hung vertically on the wall... (p. 64).	我在裡屋裝訂一個幾頁的 <u>小冊子</u> ，牆上垂直地掛著兩個條幅，上面寫著這個公司的座右銘：…（頁 73）	直譯
22	“Lots of them call me ‘Chicken,’” he said... “Nobody can say it right and some call me ‘Wow.’” (p. 77)	「他們好多人管我教『雞肝』。」他說。…「她們誰也發不準我的名字，有的叫我『娃』。」（頁 86）」	純改
23	Auto mechanics make good money here—I know a fellow at a garage who can't speak any English but pulls in twenty-four dollars an hour, plus a generous bonu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p. 81).	汽車修理工在這裡挺掙錢——我認識一個在修理廠做工的小夥子，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他每小時掙二十四美元，外加年終的大紅包（頁 90）。	直譯

24	I made it clear to my son that a few tricks in “art” would never get his kids <u>anywhere in life</u> , so they’d better stopping dabbling with a brush (p. 81)	我對兒子說得清清楚楚，幾招「藝術」的小道道兒不會讓他的孩子有出息，所以他們最好別再耍弄毛筆作畫（頁 90）。	直譯
25	Between his mother and myself, we often wondered if he was inadequate in bed (p. 85); cf: As he was now, he was totally inadequate (p. 206).	他母親和我經常私下揣摩他是不是床上不行（頁 94）。像他現在這樣，根本就不行（頁 219）。	直譯
26	They even threatened to call the police if we entered their home without permission. We don’t have to be warned (P. 86).	他倆甚至揚言要叫警察，如果我們沒經同意就進入他們家裡， <u>他們</u> 不必警告我們（頁 95）。	直譯
27	Please, let’s have a peaceful dinner (p. 92).	讓咱們吃頓 <u>消停飯</u> 吧。（頁 101）	直譯
28	Look what a millstone you’ve got on your back (p. 92).	看吧，你撿了個 <u>大碾盤</u> 背在身上（頁 101）	直譯
29	Connie left to set the pot on, her waist-length hair swaying a little as she walked away (p. 104).	康妮去坐上鍋，她走起路來齊腰的長髮輕輕擺動（頁 113）。	直譯
30	Somehow he couldn’t drive from his mind her image behind the food stand, her face streaming with sweat and her eyes downcast in front of customers while her knotted hands were packing snacks into Styrofoam boxes (p. 107).	他無法從心裡趕走她站在櫃台後面的身影——她滿臉流汗，目光下垂 <u>不敢看</u> 顧客，而她骨節粗壯的手不停地把小吃裝進 <u>泡沫盒</u> 裡（頁 117）。	增譯
31	It looked like Tian and she might have to file for Chapter 11 bankruptcy if neither of them could land a job soon (p. 113).	要是她和楚田誰都不能很快找到工作，他們就得申請第十一款的破產（頁 123）。	直譯
32	(欠)	「 <u>咳，好吧。人窮志就短</u> 」（頁 127）。	增譯

33	Besides the censorship that makes genuine scholarship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some of those contributors were merely dilettantes. In most cases these people didn't know American literature at all (p. 125).	(欠)	空缺
34	He had no sense of irony and couldn't see that I was troubled b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gifts exchanged between him and Natalie Simon (p. 126)	他沒有聽反話的耳朵，不明白我對他跟娜塔莉·西蒙交換的禮物好難為情——差別太大了（頁 135-6）。	直譯
35	Don't be so nasty, China lady (p. 131).	別這麼不講理，華女（頁 140）。	直譯
36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P. 131).	你咬錯人了（頁 140）。	直譯
37	I was positive that no publis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bringing these useless articles out in English (p. 136).	我敢保證在美國沒有出版社要出版這些無聊的文章（頁 146）。	直譯
38	It was foolish for Mr. Meng to have conceived such a secretive project and to assume that one could make fortune and fame with it (p. 136).	孟先生真蠢，懷揣這樣一個秘密計畫，還以為它能給他帶來財富和名譽（頁 146）。	直譯
39	I promised to mail her a check <u>in my name</u> (p. 146).	我答應給她寄出一張支票（頁 146）。	減譯
40	But I remember that it was on the day Mr. New York that I sat down at night and began my first novel in English (p. 136).	不過，我記得就是在孟翎開紐約的那天，我夜裡坐下來動筆寫我的第一部英語小說（頁 146）。	直譯
41	He understood that a professor was like an entertainer, obliged to make his students feel good, but he had yet to learn how to	他明白教授就像是演員，得讓學生感到愉快，但他還不知道怎樣不露心計就能取悅他們（頁 148）。	直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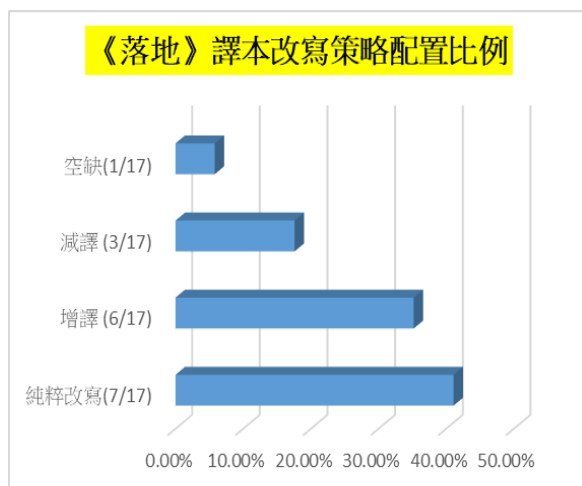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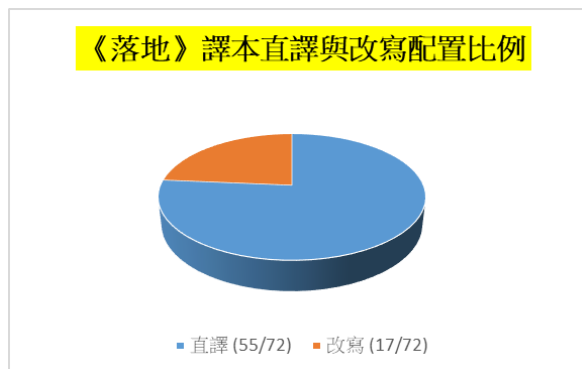
	please them without revealing his effort (p. 139).		
42	He'd gone over the research and the service files three times, but he had proofread the teaching file only once (p. 139).	他檢查過三遍學術研究和服務的卷宗，但教學卷宗他 <u>唯讀</u> 過一遍（頁 149）。	直譯
43	He was reading comic book and eating chocolate-coated raisins (p. 144).	…在讀小人書，吃著巧克力葡萄乾（頁 153）。	直譯
44	Recently he'd been thinking of the Buddhist temple near Niagara Falls, on the Canadian side (p. 151).	近來他老想起尼加拉大瀑布附近的佛教寺廟，那個在加拿大那邊的（頁 161）。	直譯
45	He's visited two years before and had a wonderful time there, conversing with a short-bearded monk while drinking chrysanthemum tea and cracking spiced pumpkin seeds (p. 151).	他兩年前去過那裡，度過愉快的時光——喝著菊花茶，嗑著五香瓜子跟一位留著短鬍子的和尚暢談（頁 161）。	直譯
46	Oh, sometimes even <u>good</u> old Homer nods—how absentminded those erudite professors could grow when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ir magnificent papers and books, preoccupied heart and soul with all the marvelous cutting-edge theories, like inter-textuality, polyphonic narratology, deconstruction, and new historicism (p. 153).	噢， <u>智慧的</u> 老荷馬有時也會打盹兒——那些博學的教授們偶爾也會漫不經心，特別是當他們將自己投身於宏偉的論題和著作中，全心全力地專注著各種各樣美妙的前沿理論，比如互文、複調敘事學、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頁 163）。	直譯
47	When we got home, I saw the wet patch and thought he had peed. <u>Then I found that neither of his pant legs was wet.</u> “You meant to create more work for me, eh?” (p. 159).	到家時，看見濕乎乎的一片，我以為他尿了。「你專門給我找活兒幹，對吧？」我說（頁，170）。	減譯
48	After toweling off Mr. Sheng, I helped him on with clean	我用毛巾給盛先生擦乾，幫他	直譯

	clothes and then combed his grey hair, which was still thick and hadn't lost its sheen (p. 160).	穿上乾淨的衣服，然後梳理他花白的頭髮， <u>他的頭髮</u> 仍然濃密，沒有失去光澤（頁，171）。	
49	Together we'd sing: "As the limpid brook is <u>babbling east</u> , I shall keep your words secret and sweet. (p. 161)"	小河靜靜流，微微泛波浪，你的話我永遠記心頭（頁172）。	直譯
50	"A little pouch with a golden string, /Made for me by the village girl/ Who smiles like a blooming spring (p. 161).	小小荷包帶金線，村姑針針為我縫，他的微笑是春花， <u>一朵</u> <u>一朵為我紅</u> （頁172）。	直譯
51	Take your paws off me. I don't like it (p. 165).	拿開你的爪子。我不喜歡（頁176）。	直譯
52	I had remembered my aunt, who in her early forties had married a paraplegic nineteen years older and nursed him to his grave (p. 169).	我想起了姨媽，那年她四十出頭，嫁給了一個比他大十九歲的截癱的人，後來一直照料到他死（頁180-1）。	直譯
53	I had to be careful about signing anything; four years ago I'd lost my deposit when I left Elmhurst for Corona to share an apartment with a friend—my former landlord wouldn't refund me the seven hundred dollars and showed me the cosigned agreement that stated that I would give up the money if I moved out before the lease expired (p. 169).	在任何東西上簽名我都得小心；四年前我搬出艾姆赫斯特去跟在克羅納那邊的一個朋友同住，我那時的房東不退給我七百美元的押金，並出示了那份雙方都簽了字的合同，上面說如果在租約到期前搬走，我就放棄那筆錢（頁181）。	直譯
54	I do trust you, Aunt Niu, but we're in America now, where even the air can make people change (p. 170).	我當然相信你，牛嬸兒，但咱們如今在美國， <u>這裡的空氣</u> 都能讓人說變卦就變卦（頁182）。	直譯
55	At the subway station I chanced on <u>a little scarecrow</u> of a woman who pulled a baby carriage loaded with sacks of plastic	在地鐵站我遇見一位 <u>瘦小的女人</u> ，她托著嬰兒車，車上摺滿裝著塑膠瓶和鋁罐的布袋	直譯

	bottles and aluminum cans (p. 171).	子 (頁 183)。	
56	How many years could I continue working as a health aide who was never paid overtime or provided with any medical insurance or a retirement plan (p. 172)?	作為健康護理，從來拿不到加班費，也沒有健康保險和退休計畫，我能繼續幹多少年呢 (頁 184)？	直譯
57	Would I ever make enough to lay aside some for my old age (p. 172)?	我能夠掙夠錢——攢起來一些供養老用嗎 (頁 184)？	直譯
58	He told Lina that he wanted to do an MBA, having found out that it was easy to earn small wages but hard to make big money here (p. 184).	他告訴麗娜他要讀工商管理碩士，發現這裡掙小錢容易掙大錢難 (頁 196)。	直譯
59	He's once fainted in a public restroom where he studied a math formula while squatting over a toilet bowl (p. 188).	有一次他暈倒在公共廁所裡——他蹲在便池上研究一個數學公式， <u>太集中精力了</u> (頁 201)。	增譯
60	He must have been waiting for such an opportunity while squeezing whatever he could out of her, his unfaithful wife (p. 189).	祖名一定是在等這樣的機會，同時又從不忠的妻子身上擠出每一滴水 (頁 202)。	直譯
61	That would make her miss Panbin, who, when doing it, had <u>always spent what seemed like an hour with her and kept asking how she felt this way or that</u> (p. 189).	這使她想起潘斌，那人更體貼，想得更周到 (頁 202)。	減譯
62	The House Behind A <u>Weeping Cherry</u>	櫻花樹後的房子 (頁 208)。	直譯
63	But I couldn't pass the TOEFL (p. 198).	但我考不過去托福 (頁 211)。	直譯
64	Some of their clients enjoyed the atmosphere at the table and stayed for hours chatting (p.	有些嫖客留戀桌上的氣氛， <u>屁股特沉</u> ，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拉家常或侃大山 (頁 212)。	增譯



	199).		
65	Also, he likely had networks in China and Vietnam that could hurt our families (p. 218).	他在中國和越南一定有 <u>團伙</u> ，可以傷害我們的家人（頁 232）。	直譯
66	He placed Ganchin's passport on the coffee table, beside the teacup (p. 221)	他把的甘勤護照放到咖啡桌上，就在茶杯旁邊（頁 235）。	直譯
67	The temple felt deserted despite the tiny halos of candles on the rows of small tables in the service hall, at the end of which sat a tall statue of the Buddha smiling serenely, with his hands resting palms up on his knees (p. 223).	儘管殿堂裡牌牌小桌子上燃著蠟燭，光暈朵朵，寺院仍很冷清。殿堂的盡頭坐著一尊佛祖，安詳地笑著，兩手掌心上放在膝蓋上（頁 237）。	直譯
68	<u>Goodness</u> knows if my lawyer really can help me (p. 227).	<u>鬼</u> 知道我的律師能不能真幫我（頁 242）。	純改
69	He strangled the woman, with whom he ought not to have started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in the first place (p. 229).	他掐死了那個女人； <u>其實按規矩他根本就不應該和她談戀愛</u> （頁 243）。	直譯
70	Forks of lightning cracked the sky in the south, where dark clouds were billowing, pilling on one another (p. 230).	叉形的閃電刺破南天， <u>那邊</u> 空中黑雲洶湧，相互堆積（頁 244）。	直譯
71	A man dialed 911 and another comforted him, saying, "Don't move. Everything's cool. Man... (p. 239)".	其中一人撥了 <u>急救電話</u> ，另一人安慰他說：「別動。沒事兒，沒事兒，哥兒們...」（頁 254）。	純改
72	"Oh, let me die, let me finish myself! (p. 239)".	噢！讓我死吧，讓我結果自己（頁 254）。	直譯



(圖一)

## 陸、研究發現

圖表顯示，直譯策略是《落地》譯本的主要翻譯策略(76.3%)，改寫居次(23.6%)；在改寫策略裡，以「純粹改寫」(41.1%)、「增譯」(35.2%)為大宗，「減譯」出現三例(17.6%)，「空缺」僅出現一例(5.8%)。茲按所見，詮

釋於後。

### 一、本研究對直譯策略之觀察

首先，吾人很難論斷《落地》譯本主打直譯翻譯策略的哈金，是基於擴充讀者市場之動機。持平而論，譯者經常需要重新改裝句構，以更生動之詞藻激發讀者閱讀興趣，甚至討好市場，極有可能是意譯策略導致 TT 不忠實於 ST 的主要原因，<sup>44</sup> 但是以 76.3% 高比例可能干涉譯文可讀性之事實觀之，實難論斷《落地》譯本「有意違反忠實原則」。相反地，《落地》譯本因為過度採取直譯，出現了若干(10/55 例)可能影響譯文流暢度之處(例句內以底線表示)：

(一) ST: It looked like Tian and she might have to file for Chapter 11 bankruptcy if neither of them could land a job soon (p. 113). TT: 要是她和楚田誰都不能很快找到工作，他們就得申請第十一款的破產(頁 123)。

(二) ST: Don' t be so nasty, China lady (p. 131). TT: 別這麼不講理，華女(頁 140)。

(三) ST: You' 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P. 131). TT: 你咬錯人了(頁 140)。

(四) ST: He' d gone over the research and the service files three times, but he had proofread the teaching file only once (p. 139). TT: 他檢查過三遍學術研究和服務的卷宗，但教學卷宗他唯讀過一遍(頁 149)。

(五) ST: Recently he' d been thinking of the Buddhist

---

<sup>44</sup> 許鈞，〈「不忠的美人」辨識〉，《譯林》，4 (Aug. 1997): 211-213; 張德讓，〈不忠的美人——論翻譯中的文化過濾現象〉，《山東外語教學》，3 (Jun. 2001): 41-44。

temple near Niagara Falls, on the Canadian side (p. 151). TT: 近來他老想起尼加拉大瀑布附近的佛教寺廟，那個在加拿大那邊的（頁 161）。

(六) ST: Oh, sometimes even good old Homer nods (p. 135). TT: 噢，智慧的老荷馬有時也會打盹兒（頁 163）。

(七) ST: Take your paws off me. I don' t like it (p. 165). TT: 拿開你的爪子。我不喜歡（頁 176）。

(八) ST: But I couldn' t pass the TOEFL (p. 198). TT: 但我考不過去托福（頁 211）。

(九) ST: Forks of lightning cracked the sky in the south, where dark clouds were billowing, piling on one another (p. 230). TT: 叉形的閃電刺破南天，那邊空中黑雲洶湧，相互堆積（頁 244）。

(十) ST: Oh, let me die, let me finish myself (p. 239)! TT: 噢！讓我死吧，讓我結果自己（頁 254）。

## 二、本研究對改寫策略之觀察

《落地》譯作採用了 23.6% 的改寫策略，仍不足以有效地支持「自譯作品可能對原文進行大量的改寫」之論述，卻可以發現透過「存粹改寫」（41.1%）和「增譯」（35.2%）更符於忠實原則。先以「擬聲之必要」改寫為例：

(一) ST: ... some words were un-singable, such as “smoothest” and “feudalism” (p. 16). TT: 有的字沒法唱，比如「美滋滋」和「自私」（頁 23）。

(二) Ha wa ya? Ha wa ya (p. 24)? TT: 你號嘛？你號嘛

(頁 32) ?

(三) “Lots of them call me ‘Chicken,’ ” he said…  
“Nobody can say it right and some call me ‘Wow’ ” (p. 77).  
TT: 「他們好多人管我教『雞肝』。」他說。…「她們誰也發不  
準我的名字，有的叫我『娃』。(頁 86)」

再以「跨文化溝通或時空調整之必要」改寫為例：

(一) ST: She was my only sibling—if she messed up her life, there would be nobody to care for our old parents (p. 6). TT: 她是我唯一的妹妹，父母沒有男孩——一旦她有個三長兩短，家那邊就沒有人來照顧老人了（頁 14）（增譯）。

(二) ST: that might amount to 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ould come back (p. 5). TT: 牛排打狗，有去無回（頁 13）（存粹改寫）。

(三) ST: Seated on his rattan chair, he resumed skimming some articles on a Web site where people had been arguing about whether it was appropriate for a seventy-five-old celebrity, a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to marry a woman of twenty-eight (p. 31). TT: 坐在藤椅上，他繼續瀏覽一個網站上的文章——人們在爭論一位八十五歲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該不該跟一位二十八歲的女人結婚（頁 39）（時空修正）。

(四) ST: 無。TT: 「咳，好吧。人窮志就短」（頁 127）。這是哈金自承唯一加譯的一句話，渠解釋道是為了符合情境需

要而改寫，因為「這個玩笑實在沒法在英語裡開」(增譯)。<sup>45</sup>

(五) ST: Goodness knows if my lawyer really can help me (p. 227). TT: 鬼知道我的律師能不能真幫我 (頁 242) (存粹改寫)。

(六) ST: A man dialed 911 and another comforted him, saying, “Don’ t move. Everything’ s cool. Man…” (p. 239). TT: 其中一人撥了急救電話，另一人安慰他說:「別動。沒事兒，沒事兒，哥兒們…」(頁 254) (存粹改寫)。

### 三、本研究對減譯導致空缺之觀察

《落地》譯本出現零星的減譯策略(3/72；占全部樣本數 4.1%)與空缺現象(1/72)，有意和無意間暴露出哈金低調、模糊之刻意，渠避免英文版較為露骨之描述，似反映出介意於該譯本能否通過中國大陸的文宣審核，舉例包括：

(一) ST: When we got home, I saw the wet patch and thought he had peed. Then I found that neither of his pant legs was wet. “You meant to create more work for me, eh?” (p. 159). TT: 到家時，看見濕乎乎的一片，我以為他尿了。「你專門給我找活兒幹，對吧？」我說 (頁 170)。

(二) ST: That would make her miss Panbin, who, when doing it, had always spent what seemed like an hour with her and kept asking how she felt this way or that (p. 189). TT: 這使她想

---

<sup>45</sup> 哈金，《落地》，頁 6。

起潘斌，那人更體貼，想得更周到。(頁 202)。

(三) ST: Besides the censorship that makes genuine scholarship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some of those contributors were merely dilettantes. In most cases these people didn't know American literature at all (p. 125). TT: (未譯)

原譯為「除了媒體審查制度讓真正走學術路線的人備感煎熬外，有些來稿者只能算是業餘玩票的，這些人在很多方面根本不懂美國文學」，惟「審查制度」和對美國文學研究者之批評，仍屬敏感話題，極可能正是哈金保持譯文空缺、付梓優先的動機所致，也反映出離散作家有意彌補「英語的邊緣地帶，在語言和語言的空隙」之間、「在字典的範圍外」寫作的強烈心理缺憾，<sup>46</sup> 是一種「以失換得」的策略思維。走筆至此，我們再回哈金的直譯，發現哈金所在意的「得」，與其說是補足於中文寫作，毋寧說是透過直譯的東北話語，以填補其長期海外的母語空虛，東北話語例證如下：

(一) ST: You forgot crapping on me (p. 21)? TT: 你忘了在我身上拉 ba ba 了 (頁 28)。

(二) ST: that flat-faced man (p. 27) TT: 那個餅子臉的傢伙 (頁 35)。

(三) ST: You were too foolish, running after her like a rutting animal (p. 32). TT: 你傻帽一個，像頭起性的公牛一樣去追她 (頁 39)。

(四) ST: Thank God my bones are strong, or they

<sup>46</sup> 徐慶全，〈納博科夫。一個非典型的流亡者〉。《中國新聞周刊》，33 (2009): 76。

could' ve kicked me to pieces (p. 44). TT: 幸虧我的身子骨結實，要不然他們就把我踢散架了（頁 52）。

（五） ST: Sometimes I arrived at the Min' s to give Eileen a hand in the kitchen (p. 56)。TT: 我提前去閩家，在廚房裡給艾琳打下手（頁 65）。

（六） ST: Please, let' s have a peaceful dinner (p. 92). TT: 讓咱們吃頓消停飯吧（頁 101）。

（七） ST: Look what a millstone you' ve got on your back (p. 92). TT: 看吧，你撿了個大碾盤背在身上（頁 101）。

（八） ST: Connie left to set the pot on (p. 104). TT: 康妮去坐上鍋（頁 113）。

（九） ST: He was reading comic book (p. 144). TT: …在讀小人書（頁 153）。

（十） ST: A little pouch with a golden string, /Made for me by the village girl/ Who smiles like a blooming spring (p. 161). TT: 小小荷包帶金線，村姑針針為我縫，他的微笑是春花，一朵一朵為我紅（頁 172）。

（十一） ST: …he likely had networks in China and Vietnam (p. 218). TT: 他在中國和越南一定有團伙（頁 232）。

本研究注意到在 55 例的直譯策略裡，達 1/5 的比例是捨棄華人市場導向的「大漢語觀」，出之以東北話語表達，「打下手」、「大碾盤」、「團伙」等詞彙，若不是回歸英文，恐怕不是我們位居南方的讀者容易理解的詞彙，哈金此舉其實更加襯托出饑渴於尋找一個自我身分停歇之處就在《落地》，該譯品堪稱是離散作家心理補償以及身分指向的經典案例。



## 柒、結論

中國大陸旅美離散作家哈金首部自譯作品《落地》，堪稱是翻譯研究領域有關自譯定位的代表性個案。本研究系統地蒐集文本 72 單位的「合句」、「複句」、「複合句」、「單句」逐一比對後顯示，哈金是以高比例(76.3%)的直譯手段完成《落地》譯本，直譯比例之高甚至出現若干可能影響譯文流暢度之處(10/55 例)，襯托出自譯行為於「再保證」忠實原則和可譯性目標方面之強烈信心。而在改寫策略方面，基於擬聲和跨文化溝通之必要而增譯(23.6%)，不僅不足以衝擊忠實原則，且能收畫龍點睛之效，以上自譯手法是針對「偽譯論者」顧慮「自譯有意違反忠實原則」、「對原文進行大量的改寫」、「一文兩作」、「不忠普遍存在」、等論述之有力反證。至於減譯和空缺，零星卻又意有所指地反映出哈金的謹慎，畢竟《落地》是哈金出版品內，得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少數三部作品之一，<sup>47</sup>有其政治考量，但通篇而言，與其說是哈金的「失」，毋寧說是換取了哈金的「得」，20%的直譯抽樣例句顯示，哈金捨棄了「大漢語觀」，換以東北地方話語表達生活，反映出一個離散作家一心回歸母語，強烈的認同心理補償，證明身分重疊的自譯作品較諸他譯作品，會突顯出更鮮明的身分指向。誠如哈金自承「思鄉的確是一種難以壓抑的感情……由於找不到故鄉，我就把這份心緒的一部分傾注到《落地》，以在母語中建立一個小小的『別墅』」<sup>48</sup>

<sup>47</sup> 另外兩部作品得以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是《等待》和《南京安魂曲》。

<sup>48</sup> 哈金，《落地》。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元月，頁7。

## 參考書目

- 中央廣播電台。《哈金領軍 台北國際書展華文作家話題多》，2015年1月20日，取自〈<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66215>〉。
- 朱玲玉。〈「增譯」策略後的動機探討——以詩歌翻譯個案為例〉，《畢節學院學報》，29，6 (2011): 89-92。
- 江少川。〈寫作是為了獨立——哈金訪談錄〉，《外國文學研究》，6 (June 2014): 1-6。
- 吳梅。〈林語堂的翻譯觀及其實踐——淺析《幽夢影》中的增譯、漏譯、和改譯〉，《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9，3 (2008): 124-128。
- 范麗<sup>a</sup>。〈張愛玲的讀者意識與自譯策略〉，《武漢工程大學學報》，32，6 (2010): 88-90。
- 范麗<sup>b</sup>。〈文學自譯：譯耶？作耶？〉，《語文學刊》，1 (2010): 71-73。
- 陳吉榮。〈談本位論觀照之下的《金鎖記》自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10 (2007): 1-6。
- 陳吉榮。〈論基於自譯視角的翻譯策略〉，《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3 (2010): 86-90。
- 徐慶全。〈納博科夫。一個非典型的流亡者〉。《中國新聞周刊》，33 (2009): 33，76。
- 華夏網。《中國小說家哈金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2014年3月28日，取自〈<http://big5.huaxia.com/zhwh/whrw/rd/2014/03/3815637.html#>〉。
- 許鈞。〈「不忠的美人」辨識〉，《譯林》，4 (Aug. 1997): 211-13。
- 張皓。〈科技英語長複合句的譯法〉，《岱宗學刊》，7，1 (Mar. 2003): 64-65。
- 張德讓。〈不忠的美人——論翻譯中的文化過濾現象〉，《山東外語教學》，3 (Jun. 2001): 41-4。

- 張治英與朱勤芹。〈零翻譯再議〉，《語言與翻譯》，1，45 (2007): 42-46。
- 顏擇雅。〈勝行中國萬里路——讀《落地》兼談哈金短篇小說〉，載於哈金  
（編譯）《落地》（頁 257-262）。台北：時報文化，2010 年元月
- 蘇惠昭。〈哈金，在他鄉寫作〉。《鳳凰周刊》，359 (2000): 92-4。
- Anthony, P., “Catalogues and Corpora in Translation History”. In M. Coulthard,  
& P. A. Order de Baubeta (Eds.), *The Knowledges of the Translator: From  
Literary in Interpretation to Machine Classification* (pp. 167-89). Wales:  
Edwin Mellen Press, 1996.
- Attar, S., “Translating the Exiled Self: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and  
Censorshi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IV, 4 (2005):  
131-48.
- Besemeres, M., “Self-translation in Vladimiv Nabokov’s *Pnin*”. *The Russian  
Review*, 59, 3 (July 2000): 390-407.
- Bassnett, S.,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In S. Bassnett & A.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pp. 25-39). London, Cromwell, 1998.
- Blommaert, J., “How Legitimate Is My Voice?”. *Target*, 18, 1 (2006): 163-76.
- Daymond, M. J., “Self-translation, Un-translatability, and Post-colonial  
Community in the Autobiographies Mpho Nthunya and Agnes Lottering”.  
*English in Africa*, 33, 2 (2006): 91-111.
- Dehaan, K., “Negotiating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Immigrant Letters as  
Performance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ies*, 12, 2 (Jun.  
2010): 107-31.
- Emery, P. E.,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and Fidelity: A Pragmatic Approach”.  
*Babel*, 50, 2 (Mar. 2004): 143-67.

- Federman, R., "The Writer as Self-translator". In A. W. Friedman, C. Rossman, & D. Sherzer (Eds.), *Beckett Translating/Translating Beckett* (pp. 7-16).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Revised Ed.). NY: Verso, 1998.
- Fitch, B. T., "*Beckett and Babel: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us of the Bilingual Work*".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 Gogwilt, C., "Conrad's Accusative Case: Romanization, Changing Loyalties, and Switching Scripts". *Conradiana*, 46, 1/2 (Spring/Summer 2014): 53-62.
- Greenberg, S. H., "The Americanization of Ha Jin". *Newsweek*, (Oct. 2007) [Online For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7/10/24/the-americanization-of-ha-jin.html>>
- Grutman, R., "Auto-Translation." In M. Baker (Ed.),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7-2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Ha, J., *The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ller, L., "Disappointing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 2 (2011): 14-23.
- Johnson, C.C., "Ha Jin's China".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30 (2012): 77-80.
- Lewis, P. E.,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lation Effect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s* (2<sup>nd</sup> Edition) (pp. 247-68).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4.

- Marchi, L., "Ghosts, Guests, Hosts: Rethinking 'Illegal' Migration and Hospitality Through Arab Diasporic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1, 4 (Dec. 2014): 603-26.
- Mersal, I., "Eliminating Diasporic Identities". *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 123, 5 (Oct. 2008): 1581-9.
- Nelson, E. S., *Writers of the Indian Diaspora*. India: Rawat Publications, 2010.
- Nida, E.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anguage*, 45, 3 (1969): 483-98.
- O'Connell, J. H. & O'Connell, K. M., "Rabindranath Tagore as 'Cultural Ic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7, 4 (Fall 2000): 961-970.
- Pearl, S., "Lacuna, Myth and Shibboleth in the Teach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 (1995): 161-90.
- Ravi Kumar, J. G., "An Overview of Indian Diasporic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 Studies*, 2, 1 (Mar/Apr. 2015): 218-23.
- Rendall, S. (Trans.), "The Translator's Task Walter Benjamin". *Traduction, Terminologies, Redaction*, 10, 2 (2<sup>nd</sup> Semester 1997): 151-65.
- Sabljo, M. S., "Beckett's Bilingualism, Self-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His Texts into the Croatian Language". *JoLIE*, 4, 1 (2011): 163-180.
- Satchidanandan, K., "That Third Space: Interrogating the Diasporic Paradigm".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 Quarterly*, 29, 2 (Monsoon 2002): 50-7.
- Shuttleworth, M. &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Toury, G.,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In G. Toury (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p. 53-6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5.

- Walsh, W., "Shakespeare's Lion and Ha Jin's Tiger: The Interplay of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1, 1 (2010): 1-26.
- Whyte, C., "Against Self-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1, 2 (Sept. 2002): 64-71.
- Wiersma, W. & Jurs, S. G.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8th Edition). NY: Allyn & Bacon, 2003.
- Wilson, R., "The Writer's Double: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Autobiography". *Romance Studies*, 27, 3 (July 2009): 186-98.
- Zavialova, M., *The Cryptology of Errate: A Project for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Lacunary 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0-search.proquest.com.opac.lib.ntnu.edu.tw/docview/85716780?accountid=14228>

# 異化、歸化與語言權力關係： 米爾頓《失樂園》兩種譯本翻譯策略比較

楊健威\*

## 摘 要

本文先就米爾頓的基督教史詩《失樂園》兩種近代漢語翻譯版本進行翻譯策略比較與分析，再就英語與漢語的不對稱權力關係的情境下討論異化與歸化翻譯的政治能效。首先概述米爾頓詩作在近代漢譯的歷史，並簡要說明選擇楊耐冬與朱維之譯本的原因。另外，作者也將討論依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與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歸化與異化概念。在翻譯美學策略上，楊氏偏好重新組織原作，在體裁與語言架構上更貼近漢語讀者，而朱氏在譯作的文體與句法上力求與原作相近。在處理譯文的文化內涵上，楊氏偏好將原詩其中的基督教用語與英語文學元素轉換為漢語語符與對等元素，反觀朱氏則盡力保留原詩其中的神學用語與文學元素。本文列舉數個關鍵或較為繁複的詩行，如第一卷的開頭與第五卷中上帝召集天使的段落，以應證兩位譯者採用迥異的翻譯策略：楊的譯文體現了歸化的策略，而朱的譯體則偏向異化的策略。本文一併探討兩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譯者在譯作中的差異是否亦映射文化體系的影響。若將英語與漢語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納入考慮比較兩種翻譯策略，也許楊氏的策略更能有效處理弱勢文化在翻譯外來作品所面對的問題。近年在中外學界對米爾頓在近代漢語世界的導入逐漸重視，但對於米爾頓漢語譯作及其文化意涵鮮少有較完整的探討，而這正是本文所著墨之處。

**關鍵詞：**《失樂園》翻譯、楊耐冬、朱維之、歸化、異化、權力關係、複體系

---

\*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商管學程暨外文中心

##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aradise Lost*

Yang, Chien-wei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wo translators respectively from Taiwan and China and ends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when English as an overpowering language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 start with a brief sketch of the translation of *Paradise Lost*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a summary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translators, Yang Nei-dong and Zhu Wei-zhi. Itamar Even-Zohar's polysystem theory and Lawrence Venuti's concept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for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g and Zhu's translation. I discover Yang has the tendency to replace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eth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the Chinese near-equivalents and thus demonstrates a domesticating orientation while Zhu exemplifies a foreignizing tendency to transplant the Christian and literary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ed text. However, here lie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se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case in Venuti's study. Chinese translators, unlike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must deal with the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domestication, rather than foreignization, can be an efficacious strategy for

---

\* English Taught Program and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he translators of peripher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reverse the flow of cultural capital.

**Key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aradise Lost*, Zhu Wei-zhi, Yang Nei-dong,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power relations

## 1. 前言：近代中國的翻譯論述

中國的翻譯活動在過去除佛經翻譯外，並不特別發達，而至晚明與清朝，始有大量的西方宗教與科學典籍譯入。<sup>1</sup>至於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則在清末與民國之交蓬勃出現，而文學界關於翻譯的討論也大量出現。<sup>2</sup>在各家立論中，林語堂、趙元任、錢鍾書三位影響深遠，三位所討論的翻譯範疇均為西語（尤其是英語與法語）譯為漢語為主。林氏進一步闡述了嚴復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尤其提出字譯與句譯之差，並以句譯為先以求語義忠實，並強調譯者以「中文心理」譯文。趙氏則以語言學的觀點，說明譯者如何在相異的語言間考慮語言符號的差異並以受語中的語義或語音相近的元素替代源語的元素。錢氏則將譯者定位為源語文本與受語讀者間的媒人，為國與國之間締結「文學姻緣」。<sup>3</sup>三人論點雖異，卻都隱含兩個立論前提：(1) 翻譯過程中源語如英語與漢語做為受語的政治權力關係是對等的，(2) 形與神是譯者的首要翻譯策略考量。然而，中國自十九世紀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起，便飽受以英、法為首的西方強國侵略殖民之害，而後英國的政治文化霸權又在二次大戰後交接給另個英語系國家—美國，其政治文化霸權與全球化的浪潮下影響力更甚前者。因此，當分析英語文本譯為漢語的現象時，吾人需了解譯者所面對的英語與漢語的語言文化關係並不平等，英語在近兩百年間對於漢語文化圈而言是一種強勢的、霸權的語言，如妮蘭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在 1992 年就提出當前翻譯研究未能考慮不同語言間的權力失衡關係(power imbalance)，這恐怕也是近

---

<sup>1</sup> 見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作者在序中提到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三次翻譯活動的高潮，分別是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

<sup>2</sup> 詳見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0。

<sup>3</sup> 關於三人論述，見劉靖之編，《翻譯論集》，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

代中國的翻譯論述較少著墨之處。<sup>4</sup>而中國歷來譯學討論多以形與神為主軸，形為語言風格與體裁，而神則為內容、思維、感受，強調翻譯至高境界即是形神俱似原作，即錢氏所稱的「化」。但是翻譯的過程並非發生於真空的環境下，譯者不僅需關注不同語言符號與語義元素的轉換，且往往受到所處時空環境與意識形態影響，不論譯者是否意識到此影響。所以在討論譯本，尤其是英語譯為漢語，還需將「境」列入考量，「境」即指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文學體系與所接觸的意識形態。所以本文在此提出如欲討論英語文本的翻譯應注意英語與漢語間的不對等關係，並在形神之外，納入多被忽略的「境」。另外，在後殖民論述中，翻譯亦被認為是最能考察殖民者權力行使的場域，但相關的研究多著重於被殖民他者的語言與文本如何在譯為英語的過程中，被譯者以殖民者的意識形態馴化。較少關注英語文本，尤其是文學正典，作為殖民或霸權語言的文化典範，如何在譯為被殖民者或相弱勢文化群體的語言的過程中被重製，而米爾頓的《失樂園》在英語文學正典中處於中心位置。其漢語譯文正是適合考察譯者如何處理強勢語言與文化霸權的場域。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早期討論翻譯時早已使用了歸化一詞，如林語堂，但其所用的歸化是指在語言風格上貼近原作的翻譯原則，以達林氏所講究之達一通順，方便讀者領略原作，與本文所使用的歸化概念不同，本文所談的歸化是種特定的翻譯策略的操作以突顯翻譯文字下的文化政治義涵，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因此根據前述的語言間權力關係與形、神之外亦重「境」兩個原則，並以韋努蒂的歸化與異化策略作為理論起點，近一步分析約翰·米爾頓基督教史詩《失樂園》兩種漢語譯本的翻譯策略取向是否偏向歸化與異化策略，文末並討論弱勢語言的翻譯者在面對強勢語言需考量的語言政治

---

<sup>4</sup> 見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28.

及應採取的相應翻譯策略。

## 2. 莎士比亞與米爾頓在二十世紀的漢語翻譯

莎士比亞(Shakespeare)與米爾頓(Milton)雖自清朝或之前就被介紹到中國，也在清末或民國初年受到文學界重視，但莎士比亞的作品早自 1904 年就有林紓和魏易的文言文翻譯，而後又有梁實秋與朱生豪的翻譯全集，二十世紀末也有莎士比亞單部或部分作品翻譯問世。<sup>5</sup>相對於莎士比亞翻譯的蓬勃發展，米爾頓的作品在 1930 年代接連有兩部譯作問世，但在睽違五十餘年後才有再有完整的失樂園譯本於海峽兩岸問世，分別是楊耐冬與朱維之的版本。當然，其譯文篇幅宏大，因此本文試圖針對兩個版本中具代表性的譯文進行討論。

## 3. 《失樂園》在二十世紀的漢語翻譯

根據黃嘉音的研究，自十九世紀始，中國多種介紹外國歷史與文化的書籍就有提及米爾頓與《失樂園》，但多是簡略的介紹，未有完整的作品翻譯。在 1917 年的新文學運動之後，米爾頓逐漸受到文學界的重視，其作品始有譯本問世。<sup>6</sup>傅東華在 1930 年代所譯的《失樂園》是第一個較完整的譯本，惜傅氏未能克竟全功，只譯了全詩中的前六卷。傅氏的譯文的特色在於每一詩行都加上韻腳，與米爾頓原作所採的無韻詩體大相逕庭，因此引來許多批評，尤其梁實秋評論其譯文讀來有趣但不若原著，是因為

<sup>5</sup> 彭鏡禧，〈莎劇中文譯本概述：台灣篇〉，《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1999 年 7 月），頁 149-164。而由方平主編、主譯的詩體版《莎士比亞全集》也在 2014 年四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sup>6</sup> 黃嘉音，《把「異域」的明見告「鄉親」：彌爾頓與《失樂園》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翻譯／重寫》，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體裁與風格異於原著，而朱維基亦認為傅氏譯文的語言風格缺乏白話文詩所需的生動變化。<sup>7</sup> 朱維基稍後也出版了《失樂園》的翻譯，且是第一個完整的譯本，朱氏並嘗試以白話文譯出全詩，惜其譯作似未受到學界重視。<sup>8</sup> 之後數十年《失樂園》未有翻譯問世，直到 1980 年代，海峽兩岸分別又出現《失樂園》的中文譯本，分別是臺灣楊耐冬於 1984 年的譯本以及中國朱維之於 1984 的譯本，而後又由臺灣的桂冠出版社於 1994 年發行繁體版。

本文選擇楊耐冬與朱維之的譯本作比較，主要因為兩個譯本均在距離 1930 年代五十餘年後問世，且兩位譯者的背景與所處文化體系有顯著的不同。楊耐冬與朱維之雖同為學者出身，且譯作甚豐，但楊耐冬，（本名楊書佃），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在台大、淡大、清華等校外文系教授英美文學課程，除翻譯工作外，也持續中文散文、新詩、短篇小說的創作，而朱維之溫州中學畢業後進入金陵神學院就讀，曾於協和與滬江兩所大學任教，之後在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渡過大部分教學生涯，開授課程涵蓋中國新文學、西方文學史，並於 1980 年代開始提倡比較文學。楊耐冬求學時期所處的台灣大學素以自由開放的學風而聞名，之後更以西方文學知名譯者的身分進入大學任教，而朱維之年輕時歷經國共分裂，進入大學任教後又遭逢文化大革命，因開授外國文學課程而遭到批鬥，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回到南開大學。<sup>9</sup> 兩人雖同為產量豐富的譯者，但所受的學術訓練不同，楊在外文系接受西洋文學的薰陶，而朱的學養根基於中國語文系與西方神學，之後兩人在 1949 年的政治巨變後又處於獨立發展的政治、社會、

---

<sup>7</sup> 梁實秋，陳子善編，《雅舍談書》，臺北：九歌，2002，頁 151-164。

朱維基，〈評傅譯半部《失樂園》〉，《詩篇月刊》第一期（1933），頁 78-83。

<sup>8</sup> 米爾頓著，朱維基譯，《失樂園》，上海：上海第一，1934。

<sup>9</sup> 關於兩位譯者的背景，主要參考孟昭毅，〈朱維之先生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第三期（2005），頁 70-77；陳文發，〈《書寫者，看見》，理想與現實的邊緣〉，《中華日報》，2014 年 6 月 23 日。

文化環境。所以兩位譯者雖有相同的母語，在《失樂園》的譯文中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遙譯美學，值得深究。

#### 4. 翻譯、體系、歸化與異化

依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在 1970 年代提出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將文化視做一複合體系，而文學乃是其中的一支次系統，並與宗教、政治、科學等其他次系統產生互動。在文學的系統中，各個元素(elements)如典範、文本、實踐往往處於合作或競爭的態勢，當某些元素在文學系統內佔了優勢，便可主導系統，形成所謂正典化的形式庫(the Canonized repertoire)，主導文學品味與價值判斷。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這一元素往往為文學系統注入新生命，然翻譯者工作時所處環境並非真空，相反地，翻譯者總受到所處的授語(receptor)文化體系及文學體系的形式庫影響：「我們理所當然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翻譯作品與翻譯者能被單獨看待，因為翻譯與翻譯者不免在集體的規範與範本的情境下運作」。<sup>10</sup>本文將以佐哈爾對翻譯與所處的文化體系互動的理論來討論透過楊耐冬與朱維之的《失樂園》翻譯，兩位譯者如何受到所處的文化系統或文學形式庫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探討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與情境如何互動，本文也以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比較分析楊氏與朱氏的翻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譯者的隱形》中探討英美的霸權文化對於相對較弱勢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運作機制，他批判英美翻譯者作品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現象，即指非英語的文本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與出版機制必需迎合受語——即英語文化既有的價值與品味，將文本內容、語言風格、甚或傳遞的價值，

<sup>10</sup>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 Special Issue in *Poetics Today* 11.1 (1990) 151.

即所謂的「外異性」(foreignness)加以調整、消弭甚至改寫，以符合英語讀者的文化視野與價值判斷。受語文化以流暢(fluency)為主要翻譯標準，以便將非英語撰寫的文本統攝於英語霸權文化的體系內。而英語讀者在譯本的閱讀經驗中，反而有閱讀以英語書寫的文本之錯覺，未能體察自己正在閱讀翻譯文本。這也就是為何韋努蒂提出在如此的翻譯文化中，翻譯者是隱形的。誠如他在《翻譯者的隱形》一書所言：「英國與美國的出版社輪流不斷藉由成功地將英語文化價值強加在閱讀外國文學的讀者身上，以獲得財務上的利益，同時在英美兩國生成一種文化……習慣於流暢的翻譯並在讀者未能察覺的情況下將英美的價值觀寫入外語文本。」<sup>11</sup>相對於歸化，異化(foreignization)則是韋努蒂所倡導的翻譯策略或是一種文化道德高度，<sup>12</sup>意即儘量呈現外國文本中詞彙、語法、特定語言與文化差異性，甚而加以突顯之。韋努蒂提倡以對抗(resistancy)的策略來避免霸權文化，將流暢視為唯一檢視翻譯的標準，更藉此「挑戰英美文化將種族中心論的暴力強壓於外語文本。」韋努蒂的立論是以霸權文化的角度探討翻譯的不平等現象，但若是弱勢文化的翻譯者在處理來自霸權文化的作品，則需截然不同的文化視野。因為若翻譯者採用韋努蒂所提倡的異化策略，反而可能加深了來自霸權文化作品的文化權威，削弱了受語文化的自我意識，並促進了霸權文化的正當性。而《失樂園》的中文翻譯恰可能處於此種情形，在此翻譯情境下，歸化與異化的策略應用可能造成不同甚至相反的影響，這也是本文想一併討論的。

此外，在此有必要釐清一般翻譯中所用的歸化與異化與韋努蒂所倡的歸化與異化。如羅選民所提出，一般所謂歸化(assimilation)與異化

<sup>11</sup>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2.關於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討論，亦可參考郭建中，〈韋努蒂及其解構主義的翻譯策略〉，羅選民編，〈結構·解構·建構：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9，頁199-213。

<sup>12</sup> 見郭建中，〈韋努蒂訪談錄〉，《中國翻譯》(2008. 03)：44。

(alienation)是以語言層面的思考為主，用以區分譯者在用字與句法的選擇上貼近原語的程度，<sup>13</sup>但是韋努蒂的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是指翻譯過程如何反映甚而影響原語與受語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力互動。

## 5. 詩體與翻譯

《失樂園》翻譯工作的首要考量即是體裁的選擇。這也是梁實秋對傅東華譯本主要的批評之一。米爾頓《失樂園》所採的是無韻詩(Blank Verse)的詩體，即詩行不押腳韻。而學界的認知是米爾頓主要採用的格律為的音節詩體(syllabic verse)，而非重音詩體(accentual verse)。<sup>14</sup>意即每個詩行的總音節數需維持在十個，詩行總音節若超過十個，米爾頓往往透過引自義大利文學傳統的元音融合(synaloepha)與省音(elision)等技巧將詩行的音節數縮減至十個，但在每個詩行中的重音(heavy accent)數量則不定，理論上總數應在五，但仍有少於五的例子，需依詩句中強調的語義作判斷。<sup>15</sup>而《失樂園》的漢語譯者需處理語言層次與文體層次的異質性。漢字與英語雖同屬表音文字，但漢語各字以單音節為基本單位，且不具備屈折變化(inflexion)，在句法上，漢語屬形態弱勢，不依賴形態結構機制，而是以意合對接(parataxical linkage)，即是透過語意單元的邏輯關聯進行語意判讀。<sup>16</sup>另外，和屬印歐語系的英語不同的是，漢語在句法上的彈性與變化

<sup>13</sup> 羅選民，〈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頁65。

<sup>14</sup> 見 Alastair Fowler,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21.

<sup>15</sup> 例如卷一的第一句詩行雖有五音步十音節，但主重音根據語義強調應落在“Man’s”、“first”、“fruit”等字上，重音數量不足五。見 Philip Hobsbaum, *Meter, Rhythm, and Verse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2-3.

<sup>16</sup> 漢字中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三為象形字，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為形聲字，漢字一開



較少，而且句子平均長度較英語句子短。<sup>17</sup>在詩體上，漢語文學似乎並無無韻詩與敘述長詩的傳統，而古體詩中，詩行以固定字數而非音節數介定，並搭配平仄與韻腳而非音節的重輕讀音變化形成韻體。與傅東華的版本比較，楊與朱的譯文顯然在形式上更貼近原作，但仍有程度上的差別，試以第一卷的第一至第十三行為例：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人因違抗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 給世人帶來死亡的厄運， 也因此失去伊甸樂園而蒙受災禍， 直到一個偉人來拯救我們， 使我們重獲幸福的園地；	關於人類最初違反天神命令 偷嘗禁樹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 各種各色的災禍帶來人間，並失去 伊甸樂園，直等到一個更偉大的人來， 才為我們恢復樂土的事，請歌詠吧，

---

始在發展上是表意文字，但現代漢語已不具此特性。漢語在語言學上亦可稱為孤立語，主要是其不具屈折變化。關於漢語的性質與異質性。詳見了舒兆民與林金錫，編，《漢語語言學講義》，臺灣，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二章與劉宓慶，著，《翻譯與語言哲學》，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四章。  
<sup>17</sup> 見黃國彬，《語言與翻譯》，臺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與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22-223頁。

<p>唱啊，天上的繆司， 您在奧列山頂或西奈山頂， 啟迪那牧羊人教導上帝所選的子民去 認知 在渾沌之初天地分開的過程與情景； 或在您更喜登臨的錫安山， 或在繞流聖廟的席洛亞溪畔， 我便在那裏呼喚您這位神， 願您來幫助完成這篇艱難的詩 歌，……<sup>18</sup></p>	<p>天庭的詩神繆斯呀！您當年曾在那 神秘的何列山頭，或西奈的峯巔， 點化過那個牧羊人，最初向您的選民 宣講太初天和地怎樣從混沌中生出； 那郇山似乎更加蒙您的喜悅， 下有西羅亞溪水在神殿近旁奔流； 因此我向那兒求您助我吟成這篇 大膽冒險的詩歌，……<sup>19</sup></p>
--	---

原詩：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 and the fruit  
Of that forbidden tree, whose mortal taste  
Brought death into the world, and all our woe,  
With loss of Eden, till one greater man  
Restore us, and regain the blissful seat,  
Sing heavenly Muse, that on the secret top  
Of Oreb, or of Sinai, didst inspire  
That shepherd, who first taught the chosen seed,  
In the beginning how the heaven and earth  
Rose out of chaos: or if Sion hill  
Delight thee more, and Siloa's brook that flowed

<sup>18</sup> 米爾頓著，楊耐冬譯，《失樂園》，臺北：志文，1997，頁 41-42。

<sup>19</sup> 米爾頓著，朱維之譯，《失樂園》，臺北：桂冠，1994，頁 4-5。原譯本在中國於 1984 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Fast by the oracle of God; I thence

Invoke thy aid to my adventurous song, [...] <sup>20</sup>

以上對楊氏與朱氏的譯文做的初步比較，便可發現楊氏的譯文每個詩行長度不一，短則七字，長則達十八字，而朱氏的譯文每個詩行的長度相當接近，多在十三字上下，最短有十二字，最長有十五字，因此在形式上較貼近原文。更重要的是，楊氏試圖將每個詩行構成完整的句子，如譯文的頭兩句詩行已囊括原文第一至第三詩行的一半，而譯文的第六行「唱啊，天上的謬司」，對照原詩“Sing heavenly Muse, that on the secret top”則只有呈現原詩行的前半部，另一半則在譯文的第七行出現以形成意義完整的詩句：「您在奧列山頂或西奈山頂。」換言之，楊氏譯文中大部分的詩行都自成一語義完整的單元，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古體詩的絕句律言中的詩句類似，除卻押韻與平仄來看，絕句律言的每行詩句均自成完整的表意單元，但詩句間又有明確地邏輯關聯，是所謂各自表義，文脈相連。相反的，朱氏譯文的詩行架構則較接近原作，其譯文前三句詩行幾乎與原作對應，且朱氏並不刻意使每句詩行自構完整語義，譯文的第三句詩行又銜接了第四句詩行：「各種各色的災禍帶來人間，並失去／伊甸樂園，直等到一個更偉大的人來」，同樣的，在譯文第六與第七行以及第八與第九行中，上方詩句亦是銜接下行詩句，這樣的詩句安排似乎是要呼應原作的詩句架構，因為原著中往往是數個詩句綴連成一個完整的句子，如第六至第十詩

---

<sup>20</sup> 本文的引文來自 Alastair Fowler, ed.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40-42 而非 Merritt Y. Hughes 所編的版本，因為 Fowler 版本的特色在於編者以現代拼音取代多數舊式拼音（特定人名與地理名詞除外），但並未更動了原本的標點符號，也因此保留了原作詩行的結構。經筆者比較本文所討論的三大段引文中，兩個版本的標點符號絕大多數是一致的，只有在第五卷的第五百八十七行末端，Hughes 版加上了“;”，而 Fowler 版則無。但此標點符號的差異並不影響譯者對原詩的判讀，因就句法上譯者應能判斷第五百八十七行已是原詩節的最末一行，第五百八十八行實隸屬下一詩節的第一行。

行的“chaos”構成一完整的句子。

若進一步比較兩段譯文，我們會發現楊氏譯文的用字較貼近漢語語法，而朱氏用字則與中譯聖經語言風格相仿，如原詩第五行的“blissful seat”，楊譯為「幸福的園地」，在漢語象徵一般性的美好情況，而朱則將之譯為「樂土」，義近聖經所說的「許諾之地」。原作第七行的“inspire”，楊譯為「啟迪……去認知」，而朱則譯作「宣講」，正呼應了耶穌在聖經福音書記載中，向信徒傳播教義之意象。原作第九行初的“In the beginning”楊譯為「渾沌之初」，雖與創世紀中上帝創世之初的渾沌相應，但渾沌亦可對應漢語文化中的創世神話，而產生了讀者在理解上的模糊。而在原作的第十二行中的“the oracle”，楊譯為「聖廟」，使讀者易將其象徵意義與中國宗教場域產生聯想，朱則將其譯為「神殿」，更符合原作的神學義涵。透過以上的分析，楊氏似乎在處理詩韻時，向漢語的文學資料庫借鏡，詩行的架構不但偏離了《失樂園》音節詩的原理，還具有漢語文學中絕句律言特有的表義結構。而朱氏極可能因個人的基督教背景與神學訓練的文化體系影響，在譯文中儘量保持原作的神學元素，避免使用與漢語文化體系類似的語言元素取代。

而在卷二的 988 至 1002 行中，人格化的渾沌回應撒旦的詢問：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撒旦這樣講完後， 那無政府狀態之國的暴君面露不安神色， 顫抖著聲音回答說： 客人啊，我也知道你是誰， 你就是天使班中的大天使，有威能的首領， 你是最近背叛天君的，	撒旦說罷；那渾沌老王 聲音顫抖，容色不安地回答道： 「客人啊，我知道你是誰， 是最近背叛天神的大能天使長， 可惜沒有成功，這事我親見親聞。 因為這麼多的軍隊紛紛逃往

<p>只可惜罰你沉淪的刑期還未期滿，          這些事我這邊也曾聽說過；          當那逃劫的羣眾經過這裡時，          那紛亂之聲本來就不是默然無聲，          那聲音也震撼了幽冥界，令人驚駭，          一陣陣的追殺，一排排的倒下毀滅，          一片混亂，愈來愈見紛紜；          天門裏放出百萬雄兵，益發追得緊。          我那時手在邊庭，          只想盡我所能，防護我那殘留的境地，          因為我的國內也是內訌日甚，          到今天四方被蠶食還沒有個完，          「夜」的權威也愈來愈受侵佔，……<sup>21</sup></p>	<p>深淵時不是靜默無聲的，          它使這幽冥界盡都驚駭，          毀滅上加毀滅，潰敗上加潰敗，          紊亂上加紊亂，天門裏傾注出          千百萬乘勝追擊的龐大隊伍。          我住在這片領地裏，盡力保持它，          這古老的『夜』的主權一天天縮          小。<sup>22</sup></p>
---	---

原詩：

Thus Satan; and him thus the anarch old  
 With faltering speech and visage incomposed  
 Answered. I know thee, stranger, who thou art,  
 That mighty leading angel, who of late  
 Made head against heaven's king, though overthrown.  
 I saw and heard, for such a numerous host  
 Fled not in silence through the frightened deep  
 With ruin upon ruin, rout on rout,

<sup>21</sup> 楊耐冬，152-3 頁。

<sup>22</sup> 朱維之，132-3 頁。

Confusion worse confounded; and heaven gates  
 Poured out by millions her victorious bands  
 Pursuing. I upon my frontiers here  
 Keep residence; if all I can will serve,  
 That little which is left so to defend,  
 Encroached on still through our intestine broils  
 Weakening the scepter of old Night [. . .]<sup>23</sup>

朱氏同樣試圖在譯文中貼近原作的詩句結構，引文的第一個詩行以分號連繫兩句，兩句的主、授詞為撒旦與渾沌本尊互換，以及副詞“thus”的重複，是為回文(antimetabole)的修辭技巧，但楊氏譯文第一行僅敘出原詩行的前半部“Thus Satan”，將原詩行形成回文結構的後半部移至第二行，以構成語意較完整的詩行，包含了主詞、動詞與補語，而非原詩兩個用來修飾渾沌本尊“anarch”的介繫詞片語，如此一、二詩行各成語意完整的表意單元。楊氏譯文忽略原詩特有的回文結構，改以符合漢語句法邏輯的句子取代之。朱氏譯文第一行雖未能完全重現原詩的回文結構，但仍保留了分號與前、後半部的主、授詞，第二行的動詞片語結構也與原詩的兩個介繫詞片語呼應。

而原詩的第 995 與 996 行採平行結構(parallelism)，描繪叛變天使軍團為聖子所敗潰逃紛亂之狀。米爾頓以“ruin”、“rout”、“confusion”三字疊置透過介繫詞相連，楊氏譯文試圖重現原詩結構，以漢語的單位疊字形成排比：「一陣陣的追殺，一排排的倒下毀滅，／一片混亂，愈來愈見紛紜」，以漢語的對應字詞「一陣陣」、「一排排」、「一片」替換原詩行的疊字。第一行呼應了原詩的平行結構，但不知為何將第一詩行的兩詞顛到。而第二

<sup>23</sup> *Paradise Lost*, Bk. 2, ll. 988-1002, pp. 136-7.

行後半部的「愈來愈見紛紜」卻又與平行結構相異。反觀朱氏明顯意圖重現原詩的平行結構，以三個「上加」連綴了複現的「毀滅」、「潰敗」、「紊亂」三詞，形式上較接近原作。

另外，第 988 行撒旦稱混沌本尊為“anarch”一詞是翻譯《失樂園》的艱鉅挑戰；米爾頓常善用他古典語文知識自創字詞，此處是一例。據 Alastair Fowler 的推斷，此字應為米爾頓模仿 Monarch 對應 Monarchy 的字義關係而將 Anarchy 一字去其字尾所創的。<sup>24</sup>Anarchy 一詞係指 Chaos 人格化的本尊，而其字源自希臘文的 ἀναρχία，在中古拉丁文以 anarchia 表示，意指缺乏治理者之失序狀態，所以“anarch”一字可指渾沌狀態的統治者且其存在與統治正當性，正是與詩中上帝相矛盾的反統治者 (anti-ruler)。<sup>25</sup>此字在米爾頓發揮詩人創意與汲取西方古典語文傳統下幾乎不可譯，在漢語系統中幾無在語義上接近的字詞。楊氏將其譯為「那無政府狀態之國的暴君」，未能顯明統治者與混沌領域的關聯，而「暴君」一詞似乎亦非作者本意，相較之下朱氏的「混沌老王」為一新創詞，一併將形容詞“old”納入其中，更貼近原詩但明顯與漢語慣用字詞搭配相異。第 995 行的“rout”在此應是指軍事上的一方遭擊潰而敗逃，如莎士比亞在《辛白林》(Cymbeline) 所述：“Anon/ A Rowt, confusion thicke: forthwith they flye”，<sup>26</sup>與其後的“confusion”呼應，而“rout”亦可指海潮與雷聲等巨大的聲響，亦呼應在第 994 行渾沌本尊所提及的撒旦一方敗逃紛沓的喧囂聲，是一雙關語(double entendre)的使用。<sup>27</sup>朱氏將其譯為「潰敗上加潰敗」，雖讀

<sup>24</sup> *Paradise Lost*, Bk. 2, l. 988, p. 136, note.

<sup>25</sup> “Anarchy,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Anarchy 的希臘文為 ἀναρχία 包含了字首 ἀν，指缺乏，與本字 ἀρχή，指領導者。

<sup>26</sup> 此例為《牛津英語詞典》所提供之一例，見“Rout, n., 2. a, b,”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sup>27</sup> “Rout, n., 4,”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來與漢語語法有異，但更接近作者隱含的延伸語義。

在卷四楊氏的譯文同樣出現已轉換漢語語言邏輯的歸化傾向。亞當向夏娃揭示造物主形構宇宙與萬物的奧妙之處，尤其是星體於夜間的運行原理，說道：

“[...] these soft fires/Not only enlighten, but with kindly heat/Of various influence foment and warm,/Temper or nourish, or in part shed down/Their stellar virtue on all kinds that grow/On earth [...]”<sup>28</sup>

楊氏譯為：「星星與月亮的光不但可以照明，／它們的柔和與熱力更可以影響各種生命，／使地上萬物調和、孕育、吸取溫柔的特性與溫和的熱。」原詩中此段為一長達十四詩行的複合－複雜句(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的後半部，故主詞“these soft fires”以月亮與星星特有的溫潤光芒替代原星體，為提喻(synecdoche)的應用，而在此複合－複雜句中提喻詞與原借代主詞已有五詩行的間隔，且此種語意透過同位語與各式子句連綿不斷長達數個詩行的句法與漢語句法不合，所以楊氏顯然又將其句法改變，原詩第二行為此段平行結構(parallelism)的第一部分，以相關連接詞(correlative conjunction) 即“not only”與“but”繫接六個動詞：“enlighten”、“foment”、“warm”、“Temper”、“nourish”、“shed down”，但此原詩行中只有呈現整組相關連接詞的與第一個動詞“enlighten”，且其三音節的語音特徵與近乎詩行中央位置使得此字應為此詩行的關鍵字，但若直譯為漢語只構成一個的片段式的詞語：「不僅照耀了且藉其溫熱」，所以楊氏將其轉化為更符合漢語句法的詩句，使每個詩句保持為較完整的語意單元，其譯文的第一個詩行實際上將原詩第一至第二行“enlighten”為止的詩行重組。而

<sup>28</sup> *Paradise Lost*, Bk. 4, ll. 234, pp. 667-72.



譯文的第三行則將“foment”、“warm”、“Temper”、“nourish”、“shed down”等及物動詞的主詞改為「地上萬物」，使第三行譯文亦成語意較完整的單元。朱氏則將此段譯為：「不僅用這些柔和的火光照耀，／並用各種天然的暖氣薰蒸、養育，／或者把部分星星的效能灑落/在地上一切生物上面。」相較楊氏譯文，朱氏譯文字序貼近原詩，第二詩行最末字是動詞與原詩相同，第三詩行末的「灑落」亦是如此。

## 6. 兩種譯本與兩種翻譯策略

再比較另一段譯文，第五卷的第 577 行至 585 行，此段詩是大天使拉斐爾向亞當描述上帝在天庭召集眾天使的情形：

楊耐冬譯	朱維之譯
<p>當初這世界尚未存立，            天外天一樣存在，各星體在運行；            地球懸於空中的中心，            這廣大的空曠為「洪荒」所佔領            那時既無始也無終，是一個無極的境界，            但有過去、現在、未來不停地推進，            也有時日的區分。            各種天體運行一周完畢為「大歲」，            有一天，正是「大歲」之日，            上帝下詔召集清火天使的軍旅，            從天上四境擺出光輝陣，</p>	<p>起初還沒有這個世界的時候 空漠的渾            沌佔領者如今旋轉的諸天，            地球凌空懸掛在中心的地方；            有一天（時間是永恆的，無始            無終，但也用過去、現在、未來，            用以測量萬物連續不斷的運動），            那天正是天上大年的開始，            各天使軍由敕令召集而來，            分別在各自首領的麾下，            成千上萬，從天的四隅出來，            閃動著灼眼的光亮，排列成行，            在全能者的寶座面前顯現。</p>

由各路天使首領率領，  
 來到全能的上帝寶座前，  
 浩浩蕩蕩，無可數計。  
 十億旌旗高舉在前鋒後衛之間，  
 旌旗在空中招展，分外鮮明。……<sup>29</sup>

千萬種旌麾旗號高揚在空中，  
 在前鋒和後衛之間迎風招展，……<sup>30</sup>

原詩：

As yet this world was not, and Chaos wild  
 Reign'd where these heavens now roll, where earth  
 Now rests  
 Upon her center poised, when on a day  
 (For time, though in eternity, applied  
 To motion, measures all things durable  
 By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on such day  
 As heaven's great year brings forth, the empyreal  
 Host  
 Of angels by imperial summons called,  
 Innumerable before the almighty's throne  
 Forthwith from all the ends of heaven appeared  
 Under their hierarchs in orders bright  
 Ten thousand thousand ensigns high advanced,  
 Standards, and gonfalons twixt van and near  
 Stream in the air [. . .]<sup>31</sup>

<sup>29</sup> 楊耐冬，315 頁。

<sup>30</sup> 朱維之，316-7 頁。

由楊氏的譯文仍可見到每個詩行仍構成語意完整的句子，如譯文第 9 行實是原詩第 579 中的一個片語 “when on a day”，但卻被改寫為完整的句子。同樣的，譯文第 14 行所使用的兩個成語來描述天使眾多也是將原作的一個形容詞 “innumerable” 加以擴充。原作自第 577 行末至第 579 行止說到在各大天體與地球出現前，世界仍是一片渾沌，楊氏的譯文將第 578 與 579 行顛倒：「地球懸於空中的中心，／這廣大的空曠為『洪荒』所佔領。」譯文雖然讀來通順，卻未能點出原作所強調的時間的距離感。另外，原詩第 580 行至 582 行為一段對於理解時間的說明並加上括號，楊氏的譯文卻將括號去除，且將原詩擴充（擴充的文字以粗體標示）：「**那時既無始也無終**，是一個無極的境界，／但有過去、現在、未來不停地推進，／**也有時日的區分**。」第三個詩行並未在原詩出現，似乎是譯者對此段譯文所陳述概念的補充說明，並幫助承接譯文的下一詩行。朱氏的譯文則是儘可能配合原作的句構，如同樣譯原詩第 580 行至 582 行，朱譯為（擴充的文字以粗體標示）：「（時間是永恆的，**無始／無終**，但也用過去、現在、未來，／用以測量萬物連續不斷的運動）」。朱不但保留了括號，並將 “applied to motion” 融入第三個詩行，譯文的整體結構也與原作相近，原詩行的主詞 “time” 不論在語義上或位置上都獲得應有的重視，主動詞 “measures” 也與主詞產生明確的聯結。而在選字上，楊氏的譯文依舊嘗試用漢語讀者熟悉的詞彙去比附原詩的用詞，例如「天外天」意指宇宙中交疊運行的天體、「洪荒」表示上帝創造世界的混沌狀態、「無極的境界」意為時間的無限性、「大歲」則是在天界的時間單位。其中「天外天」呼應了東方的神祕宇宙觀，「無極」一詞則有三教色彩。<sup>32</sup>在朱氏的版本用的

<sup>31</sup> *Paradise Lost*, Bk. 5, ll. 577-90, p.p. 293-4.

<sup>32</sup> 誠然，諸家思想之中以道教對於「無極」思維的詮釋最為體系化。不過，儒家、

分別是「旋轉的諸天」、「渾沌」、「時間是永恆的」與「大年」，依然較符合原詩的時代觀點與宗教意義。

類似的例子甚多，如在第十二卷第 624 行，楊氏將“our mother Eve”譯為「人類的母系祖先夏娃」，其中「祖先」一詞明顯帶有漢語文化的倫理義涵，而朱氏譯為「我們人類的母親」更能傳達原作獨有的基督教譜系觀。而第 628 行提及了“cherubim”，此天使在中世紀的神學教義中為九階層中位居第二位的天使，職掌護衛上帝寶座與看守生命之樹，<sup>33</sup>楊譯為「所有的天使」，未清楚說明其等級，而朱則將其譯為「基路伯隊伍」，序明了它們在天界的位階。而在第 647 行，當亞當與夏娃踏出伊甸園，原作道：“and providence their guide”，楊譯為「天命的安排」，其中天命一詞屬於漢語文化的命定論。朱則以「神的意圖」一詞重現原詩的特有的基督教倫理觀。楊氏這些譯詞雖使得讀者較容易理解原作之意，但由於這些詞彙在漢語文化早以積累了豐厚歷史義涵，是否往往使得讀者侷限於自身文化體系觀點與價值判斷，未能夠透過翻譯一窺異文化體系所凝聚於文本中的源語文化？

透過以上兩段譯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楊氏的譯文將原詩的句構與用字大量轉換為漢語系統，但朱氏的譯文則試圖保留原作的文體形式與文化內涵。若以圖瑞 (Tourey)<sup>34</sup>的理論觀之，楊氏的翻譯策略偏向建立譯本的可被接性 (acceptability)，也就是以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視野來呈現原作，

---

道家，甚至佛教對於「無極」思維亦有所探討，舉例而言，《春秋繁露》說：「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眾多，永永無疆。」《道德經》說：「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至於佛教，無論是發展初期的格義階段，還是隋唐時期的三教交融階段，皆無可避免必須對於中國傳統核心觀念有所回應，其中應當包括「無極」的觀念。

<sup>33</sup> 天使位階的概念在中世紀發展完備，但丁在《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八首，第 99-129 行中也曾提及天使的九個位階。

<sup>34</sup> 關於 Tourey 對於可被接受性與適當性的討論，見 Gideon Toure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69-75, 93-98.

而朱氏的翻譯策略則是強調翻譯成品的適當性 (adequacy)，儘可能保持源語及指涉義涵在轉換過程中的純度。

至於楊耐冬與朱維之在處理《失樂園》中饒富基督教義涵之詞彙的差異，也可從翻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來探討。基督教與天主教在台灣自 1940 年代以來，均能自由發展，不受政府管制與干涉。另外，國民黨政府重尊儒家思想，強調忠孝倫理觀，將孔孟思想尊為政治與生活典範。反觀在 1949 年後的中國由於政府的意識形態，加上近代在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中國宗教的發展一直到 1982 年國務院發布「十九號文件」後，開始予以受官方承認的宗教一定的發展自由，但仍需受國家的監督與領導。<sup>35</sup>1991 年國務院又發布「六號文件」，強調宗教需服務共產黨與國家，基督教義中不符社會主義的觀念如末日觀則受到壓抑。而《失樂園》是一部基督教史詩，自出版以來便廣受基督徒喜愛，甚至被視作第二部聖經，朱氏譯作中將詩中與神學教義相關的詞彙均以符合神學教義的方式呈現，除了反映出譯者個人的神學背景，是否也是譯者對當時的宗教政策與文化環境的一種抵抗？基督的福音雖無法公開傳播，但仍可以文學正典為媒介，藉文字翻譯為手段來傳遞。相反地，楊氏的版本往往將此類詞彙轉化為漢語文化的對應元素，尤其是儒家價值觀與漢語文化的宇宙觀，重視的是原詩的文學價值而非宗教價值，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譯者所處的文化環境中，宗教發展未受壓抑，譯者沒有將翻譯視作能較有效傳遞個人信仰的媒介，並嘗試將原作中人神的神聖關係以漢語的倫理觀重構。如在第五卷末，當低階天使亞必迭公開挑戰撒旦權威並決定與叛變得天使軍團決裂時，米爾頓讚揚祂的信念：“So spake the

---

<sup>35</sup> 關於基督教在中國與臺灣的發展，見羅傳虹，《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2004 與沙百里著，耿昇、鄭德弟譯，古偉瀛、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教徒史》，臺北：光啟文化，2005。

seraph Abdiel faithful found/Among the faithless, faithful only he.”<sup>36</sup> 此處的“faithful”與“the faithless”都具有明顯的基督教義涵，指對神的信念，在神學教義中是希望的支柱，朱將“faithful”譯為「忠誠」與「忠信」，將“the faithless”譯為「背信者」，符合基督教的倫理觀。反之，楊卻將“faithful”譯為「忠貞節義」與「忠心耿耿」，將“the faithless”以「群逆不義」替換，採用了儒家的忠君的倫理觀與漢語傳統政治論述中的正統與反逆的二元論。

## 7. 面對霸權文化：弱勢語言與歸化翻譯

楊氏的翻譯策略若以韋努蒂的理論觀之，較接近一種漢語譯者對英語文本的歸化，而朱氏的翻譯策略則近異化。楊氏採用的詞彙與句構貼近漢語文化的讀者，而朱則盡量保留原作再詞彙、語法、句構的外異性 (foreignness)。楊氏此種翻譯取向與朱氏相較，也許被視為轉換源語文本的「失真」，但如同韋努蒂一再強調的，翻譯本是重建語境的過程，讀者需認知到譯本與原文本質並不相同。<sup>37</sup>所以翻譯可以是讓譯者與讀者認識並處理源語與受語文化品味與價值觀差異的轉換場域。但若將翻譯者所處的文化體系即「境」列入考慮的話，楊氏採取的也許是一有效的翻譯策略。韋努蒂是以英語霸權文化的本位思考相對弱勢語言在譯為英語時如何受到歸化與異化取向影響，但在本文討論中，源語與受語的權力關係卻是顛倒的；在《失樂園》的漢譯中，源語是英語，是霸權語言，受語是相對弱勢的漢語。

在此語言權力關係中，楊氏的翻譯策略，不失為弱勢文化的成員對於

<sup>36</sup> *Paradise Lost*, Bk. 5, ll. 896-7, p. 311.

<sup>37</sup> 〈韋努蒂訪談錄〉，45頁。

霸權文化的一種回應手段。因霸權語言文化與相對較弱勢語言文化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交流並非對等，霸權文化的文化資本往往被大量導入相對較弱勢的文化，而翻譯往往是此導入過程的手段。<sup>38</sup>因此，若弱勢文化的翻譯者一味突顯霸權文化文本原有的外異性(foreignness)，即霸權文化的外徵，反而可能形成霸權文化資本的淨流入，益加鞏固了原來霸權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不對等關係，韋努蒂亦認為異化翻譯的最終目的就在於「最終是否能顛覆和挑戰接受語背景中的文化價值觀的秩序。」<sup>39</sup>因此在強勢源語與相對弱勢受語的權力關係中，異化反而可能進一步鞏固源語文本的文化權威，並削弱受語讀者對於自身文化價值觀的認同。余光中就曾撰文討論到翻譯已對中文語法造成負面影響，形成所謂的「翻譯體」。印證至少在語言的使用上，漢語使用者受到英語的牽制已是普遍的現象。<sup>40</sup>反之，對英語文本的歸化翻譯反而能透過翻譯的實驗彰顯漢語文學系統的多變性與包容性，在文本中讓英美霸權文化與相對較弱勢的漢語文化以對等的位置互動，如傅東華翻譯《失樂園》提出的理想，認為翻譯可以幫助中國的文學系統展出「新體的韻文」，對於受語的文化系統產生正面效益。所以韋努蒂對於歸化與異化的討論當應用於弱勢文化的翻譯時，也許有翻轉的可能。

---

<sup>38</sup> 筆者在此處借用了彼耶·布狄爾(Pierre Bourdieu)所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布狄爾原以此概念解釋社會階級差異何以產生並在世代間延續。而書寫隸屬其中的第二類：具體化型態(the objectified state)。而筆者此處所論及的文化資本乃指為某一國族所共有的文化媒介與內涵，可以不斷再生產並擴散，也可能停滯發展並萎縮，此外，文化資本如同經濟資本具有高流動性，能輕易穿越政治疆界。關於布狄爾的文化資本，見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1986) 241-58.

<sup>39</sup> 〈韋努蒂訪談錄〉，頁 46。

<sup>40</sup> 見余光中，〈翻譯和創作〉，劉靖之編，《翻譯論集》(修訂版)，臺北：書林，1993，頁 127-133。

## 8. 結語

本文試圖在傳統譯學論述的「形」與「神」的考量外，一併思考《失樂園》譯者面對譯「境」的問題。除了以複系統理論來討論譯者如何受到文化系統內宗教與文學形式庫的影響，更在比較楊氏與朱氏的譯文後，發現楊氏與朱氏分別採取偏向歸化與異化的翻譯取向。而兩位譯者所處的譯「境」恰又與韋努蒂原先討論的文化情境不同，所以本文最末又提出以歸化為取向的翻譯策略，以嘗試處理相對弱勢文化在面對霸權文化可能面臨的文化資本不對稱問題。



## 參考書目

- 王紅玫。〈朱維之基督教文學翻譯觀研究〉。《現代語文》，第三期(2005)，124-8。
- 朱維基。〈評傅譯半部《失樂園》〉。《詩篇月刊》第一期(1933)，78-83。
- 朱維基。《失樂園》。上海：上海第一，1934。
- 朱維之譯。《失樂園》。臺北：桂冠，1994。
- 孟昭毅。〈朱維之先生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第三期(2005)，70-77。
- 沙百里著，耿昇、鄭德弟譯，古偉瀛、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教徒史》。臺北：光啟文化，2005。
-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1998。
- 梁實秋，陳子善編。《雅舍談書》。臺北：九歌，2002。
- 彭鏡禧。〈莎劇中文譯本概述：台灣篇〉，《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1999年7月)，149-164。
- 黃國彬。《語言與翻譯》。臺北：九歌，2001。
- 黃嘉音。《把「異域」的明見告「鄉親」：彌爾頓與〈失樂園〉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翻譯／重寫》。博士論文，台灣大學，2006年5月。
- 舒兆民、林金錫編。《漢語語言學講義》。臺灣：新學林，2008。
- 楊耐冬譯。《失樂園》。臺北：志文，1984，1997再版。
- 劉靖之編。《翻譯論集》(修訂版)。臺北：書林，1993。
- 劉靖之編。《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2003。
-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臺北：書林，2000。
- 郭建中，〈韋努蒂訪談錄〉，《中國翻譯》(2008.03)，43-6。

-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0。
- 陳文發。〈《書寫者，看見》理想與現實的邊緣〉。《中華日報》，  
2014年6月23日。
- 羅傳虹。《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羅選民編。《結構·解構·建構：翻譯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2009。
- 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E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Web. May 24 2016.
-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1986. 241-58. Print.
- Hobsbaum, Philip. *Meter, Rhythm, and Verse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rint.
- 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Special Issue in *Poetics Today* 11.1 (1990). Web. April 2 2016.
- Milton, John. Ed. Alastair Fowler. *Milton: Paradise Lost*. New York: Longman, 1971. Print.
- Niranjana, Teja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Print.
-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6. Web. 7 August 2016.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 Print.
-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rint.